



北史



リ 8
1735
194



特
48
485
194



北史卷十三

列傳第一

后妃上

魏神元皇后竇氏

文帝皇后封氏

桓皇后惟氏

平文皇后王氏

昭成皇后慕容氏

獻明皇后賀氏

道武皇后慕容氏

道武宣穆皇后劉氏

明元昭哀皇后姚氏



此係八明治
月八年治
俾諸同年
郎君山同
所購以贖
贈資一人



氏閣伯南苗

及古開
毛張

明元密皇后杜氏

太武皇后赫連氏

太武敬哀皇后賀氏

景穆恭皇后郁久閭氏

文成文明皇后馮氏

文成元皇后李氏

獻文思皇后李氏

孝文貞皇后林氏

孝文廢皇后馮氏

孝文幽皇后馮氏

孝文昭皇后高氏

宣武順皇后于氏

宣武皇后高氏

宣武靈皇后胡氏

孝明皇后胡氏

孝武皇后高氏

文帝文皇后乙弗氏

文帝悼皇后郁久閭氏

廢帝皇后宇文氏

恭帝皇后若于氏

孝靜皇后高氏

漢因秦制帝之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妃曰皇后餘則多稱夫人隨世增損非如周禮有夫人嬪婦御妻之數焉魏晉相因時有升降前史言之具矣魏氏王業之兆雖始於神元然自昭成

之前未具言六宮之典而章平思昭穆惠煬烈八帝妃后無聞道
武追尊祖妣皆從帝諡爲皇后始立中宮餘妾或稱夫人多少無
限然皆有品次太武稍增左右昭儀及貴人椒房等後庭漸已多
矣又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者爲吉不則不得立
也又太武文成係母劬勞之恩竝極尊崇之義雖事乖典禮而觀
過知仁孝文改定內宮左右昭儀位視大司馬三夫人視三公三
嬪視三卿六嬪視六卿世婦視中大夫御女視元士後置女職以
典內司視尚書令僕作司太監女侍中三宮視二品監女尚書美
人女史女賢人女書史書女小書女五官視三品中才人供人中
使女生才人恭使宮人視四品青衣女酒女饗女食奚官女奴視
五品及齊神武文襄俱未踐尊極神武嫡妻稱妃其所聘茹茹女
稱爲茹茹公主文襄旣尚魏朝公主故無別號兩宮自餘姬侍竝

稱娘而已文宣後庭雖有夫人嬪御之稱然未具員數孝昭內職
甚少唯楊嬪才貌兼美復是貴家襄城王母桑氏有德行竝蒙恩
禮其餘無聞焉河清新令內命婦依古制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
世婦八十一御女又準漢制置昭儀有左右二人比丞相其弘德
正德崇德爲三夫人比三公光猷昭訓隆徽爲上嬪比三卿宣徽
凝暉宣明順華凝華光訓爲下嬪比六卿正華令則修訓曜儀明
淑芳華敬婉昭華光正昭寧貞範弘徽和德弘猷茂光明信靜訓
曜德廣訓暉範敬訓芳猷婉華明範豔儀暉則敬信爲二十七世
婦比從三品穆光茂德貞懿曜光貞凝光範令儀內範穆閨婉德
明婉艷婉妙範暉章敬茂靜肅瓊章穆華慎儀妙儀明懿崇明麗
則婉儀彭媛修閑修靜弘慎艷光漪容徽淑秀儀芳婉貞慎明豔
真穆修範肅容茂儀英淑弘豔正信凝婉英範懷順修媛良則瑤

章訓成潤儀寧訓淑懿柔則穆儀修禮昭慎貞媛肅閨敬順柔華
昭順敬寧明訓弘儀崇敬修敬承閑昭容麗儀閑華思柔媛光懷
德良媛淑猗茂範良信豔華徽娥肅儀妙則爲八十一御女比正
四品武成好內竝具其員自外又置才人采女以爲散號後主旣
立二后昭儀以下皆倍其數又置左右娥英比左右丞相降昭儀
比二大夫尋又置淑妃一人比相國周氏率由姬制內職有序文
帝創基修衽席以儉約武皇嗣歷節情欲於矯枉宮闈有貫魚之
美戚里無私溺之尤可謂得君人之體也宣皇外行其志內逞其
欲溪壑難滿采擇無厭恩之所加莫限廝早榮之所及無隔險詖
於是升蘭殿以正位踐椒庭而齊體者非一人焉階房帷而拖青
紫緣恩倖而擁玉帛非一族焉雖辛癸之荒淫趙李之傾惑曾未
足比其髣髴也人厭苛政弊事實多文帝之祀忽諸特由於此隋

文思革前弊大矯其違唯皇后當室傍無私寵婦官位號未詳備
焉開皇二年著內官之式略依周禮省減其數嬪三員掌教四德
視正三品世婦九員掌賓客祭祀視正五品女御三十八員掌女
功絲枲視正七品又采漢晉舊儀置六尚六司六典遞相統攝以
掌宮掖之政一曰尚宮掌導引皇后及閨閣稟賜管司令三人掌
圖籍法式糾察宣奏典琮三人掌琮璽器玩二曰尚儀掌禮儀教
學管司樂三人掌音律之事典贊三人掌導引內外命婦朝見三
曰尚服掌服章寶藏管司飾三人掌簪珥花嚴典櫛三人掌巾櫛
膏沐四曰尚食嘗進饌先嘗管司醫三人掌方藥卜筮典器三人
掌鑄彝器皿五曰尚寢掌帷帳牀褥管司筵三人掌鋪設灑掃典
執三人掌扇傘燈燭六曰尚工掌營造百役管司製三人掌衣服
裁縫典會三人掌財帛出入六尚各三員視從九品六司視勳品

六典視流外二品初文獻皇后功參歷試外預朝政內擅宮闈懷嫉妒之心虛嬪妾之位不設三妃防其上逼自嬪以下置六十員加又抑損章服其品秩至文獻崩後始置貴人三員增嬪至九員世婦二十七員御女八十一員貴人等關掌宮闈之務六尚以下皆分隸焉煬帝時后妃嬪御無釐婦職唯端容麗飾陪從宴遊而已帝又參詳典故自製嘉名著之於令貴妃淑妃德妃是爲三夫人品正第一順儀順容順華修儀修容修華充儀充容充華是爲九嬪品正第二婕妤一十二員品正第三美人才人一十五員品正第四是爲世婦寶林二十員品正第五御女二十四員品正第六采女三十七員品正第七是爲女御總一百二十以敘于宴寢又有承衣刀人皆趨侍左右竝無員數視六品以下時有增置女官準尚書省以六局管二十四司一曰尚宮局管司言掌宣傳奏

啓司簿掌名錄計度司正掌格式推罰司闈掌門閤管籥二曰尚儀局管司籍掌經史教學紙筆几案司樂掌音律司賓掌賓客司贊掌禮儀贊相導引三曰尚服局管司璽掌琮璽符節司衣掌衣服司飾掌湯沐巾櫛玩弄司仗掌仗衛戎器四曰尚食局管司膳掌膳羞司醞掌酒醴醢醢司藥掌醫巫藥劑司饔掌廩餼柴炭五曰尚寢局管司設掌床席帷帳鋪設灑掃司輿掌輿輦傘扇執持羽儀司苑掌園籞種植蔬菜瓜果司燈掌火燭六曰尚工局管司製掌營造裁縫司寶掌金玉珠璣錢貨司綵掌繒帛司織掌織染六尚二十二司員各二人唯司樂司膳員各四人每司又置典及掌以貳其職六尚十人品從第五司二十八人品從第六典二十八人品從第七掌二十八人品從第九女史流外量局閑劇多者十人以下無定員數聯事分職各有司存焉

魏神元皇后竇氏沒鹿回部大人賓之女也賓臨終誡其二子速侯回題令善事帝及賓卒速侯等欲因帝會喪爲變語泄帝聞之晨起以佩刀殺后馳使告速侯等言后暴崩速侯等來赴因執殺之

文帝皇后封氏生桓穆二帝早崩桓帝立乃葬焉文成初穿天泉池獲一石銘稱桓帝葬母氏遠近赴會二十餘萬有司以聞命藏之太廟次妃蘭氏是生思帝

桓皇后惟氏生三子長曰普根次惠帝次煬帝平文崩后攝國事時人謂之曰女國后性猛忌平文之崩后所爲也

平文皇后王氏廣寧人也年十三因事入宮得幸於平文生昭成帝平文崩昭成在襁褓時國有內難將害帝子后匿帝於袴中咒曰若天祚未終者汝無聲遂良久不啼行免於難昭成初欲定都

於灑源川築城郭起宮室議不決后聞之曰國自上世遷徙爲業今事難之後基業未固若郭而居一旦寇來難卒遷動乃止烈帝之崩國祚殆危興復大業后之力也崩葬雲中金陵道武卽位配饗太廟

昭成皇后慕容氏慕容皝之女也初帝納皝妹爲妃未幾而崩皝後請繼好遣大人長孫秩逆后皝送于境上后至有寵生獻明帝及秦明王后性聰敏多智專夕理內每事多從初昭成遣衛辰兄悉勿祈還部落也后誡之曰汝還必深防衛辰辰姦猾終當滅汝悉勿祈死其子果爲衛辰所殺卒如后言建國二十三年崩道武卽位配饗太廟

獻明皇后賀氏東部大人野干女也少以容儀選入東宮生道武符洛之內侮也后與道武及故臣吏避難北徙俄而高車來抄掠

后乘車避賊而南中路失道乃仰天曰國家胤胄豈正爾絕滅也
惟神靈扶助遂馳輪正不傾行百餘里至七個山南而免難後劉
顯使人將害帝帝姑爲顯弟亢湓妻知之密以告后梁眷亦來告
難后乃令帝去之后夜飲顯醉向晨故驚廐中群馬使起視馬后
泣謂曰吾諸子始皆在此今盡亡失汝等誰殺之故顯使不急追
道武得至賀蘭部群情未甚歸附后從弟外朝大人悅舉部隨從
供奉盡禮顯怒將害后后奔亢湓家匿神車中三日亢湓舉室請
救乃得免會劉顯部亂始得亡歸後后弟染干忌道武之得人心
舉兵圍逼行宮后出謂染干曰汝等今安所置我而欲殺吾子也
染干慙而去後后少子秦王觚使于燕慕容垂止之后以觚不反
憂念寢疾皇始元年崩祔葬于盛樂金陵後追加尊諡配饗焉
道武皇后慕容氏寶之季女也中山平人充掖庭得幸左丞相衛

王儀等奏請立皇后帝從儀令后鑄金人成乃立之封后母孟爲
溧陽君後崩

道武宣穆皇后劉氏劉眷女也登國初納爲夫人生華陰公主後
生明元后專理內事寵待有加以鑄金人不成故不登后位魏故
事後宮產子將爲儲貳其母皆賜死道武末年后以舊法薨明元
卽位追尊諡位配饗太廟自此後宮人爲帝母皆正配饗焉

明元昭哀皇后姚氏姚興女西平長公主也明元以后納之後爲
夫人后以鑄金人不成未升尊位然帝寵禮如后是後猶欲正位
后謙不當泰常五年薨帝追恨之贈皇后璽綬而加諡焉葬雲中
金陵

明元密皇后杜氏魏郡鄴人陽平王超之妹也初以良家子選入
太子宮有寵生太武及明元卽位拜貴嬪泰常五年薨諡曰貴嬪

葬雲中金陵太武卽位追尊號諡配饗太廟又立廟于鄴刺史四時薦祀以魏郡太后所生之邑復其調役後甘露降于廟庭文成時相州刺史高閭表修后廟詔曰婦人外成理無獨祀陰必配陽以成天地未聞有莘之國立太妣之饗此乃先皇所立一時之至感非經世之遠制便可罷祀先是太武係母竇氏初以夫家坐事誅與二女俱入宮操行純備進退以禮明元命爲太武係母性仁慈帝感其恩訓奉養不異所生及卽位尊爲皇太后封其弟漏頭爲遼東王太后訓釐內外甚有聲稱性恬素寡欲喜怒不形於色好揚人之善隱人之過帝征涼州蠕蠕吳提入寇太后命諸將擊走之真君元年崩詔天下大臨三日太保盧魯元監護喪事諡曰惠葬崞山從后意也初后嘗登崞山顧謂左右曰吾母養帝躬敬神而愛人若死而不滅必不爲賤鬼然於先朝本無位次不可違

禮以從園陵此山之上可以終託故葬焉別立后寢廟於崞山建碑頌德

太武皇后赫連氏屈丐女也太武平統萬納后及二妹俱爲貴人後立爲皇后文成初崩神葬金陵

太武敬哀皇后賀氏代人也初爲夫人生景穆神麤元年薨追贈貴嬪葬雲中金陵後追號尊諡配饗太廟

景穆恭皇后郁久閭氏河東王毗妹也少以才選入東宮有寵生文成皇帝而薨文成卽位追尊號諡葬雲中金陵配饗太廟又文成乳母常氏本遼西人因事入宮乳帝有劬勞保護之功文成卽位尊爲保太后尋尊爲皇太后告於郊廟和平元年崩詔天下大臨三日諡曰昭葬于廣甯磨笄山俗謂之鳴鷄山太后遺志也依惠太后故事別立寢廟置守陵二百家樹碑頌德

文成文明皇后馮氏長樂信都人也父朗秦雍二州刺史西城郡公母樂浪王氏后生於長安有神光之異朗坐事誅后遂入宮太武左昭儀后之姑也雅有母德撫養教訓年十四文成踐極以選爲貴人後立爲皇后文成崩故事國有大喪三日後御服器物一以燒焚百官及中宮皆號泣而臨之后悲叫自投火左右救之良久乃蘇獻文卽位尊爲皇太后丞相乙渾謀逆獻文年十二居于諒闇太后密定大策誅渾遂臨朝聽政及孝文生太后躬親撫養是後罷令不聽政事太后行不正內寵李奕獻文因事誅之太后不得意遂害帝承明元年尊曰太皇太后復臨朝聽政后性聰達八宮掖粗學書討爰登尊極省決萬機孝文詔罷鷹師曹以其地爲太后立報德佛寺太后與孝文遊于方山顧川阜有終焉之志因謂群臣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豈必遠祔山陵然後爲貴哉

吾百歲後神其安此孝文乃詔有司營建壽陵于方山又起永固石室將終爲清廟焉太和五年起作八年而成刊石立碑頌太后功德太后以帝富於春秋乃作勸戒歌三百餘章又作皇誥十八篇文多不載太后立文宣王廟於長安又立思燕佛圖於龍城皆刊石立碑太后又制內屬五廟之孫外戚六親總麻皆受復除性儉素不好華飾躬御縵繒而已宰人上膳案裁徑尺羞膳滋味減於故事十分之八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宰人昏而進粥有蠅蜓在焉后舉匕得之帝時侍側大怒將加極罰太后笑而釋之自太后臨朝專政孝文雅性孝謹不欲參決事無巨細一稟於太后太后多智猜忍能行大事殺戮賞罰決之俄頃多有不關帝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動內外故祀道德王遇張祐符承祖等拔自微闔歲中而至王公王叡出入臥內數年便爲宰輔賞賚千萬億計

金書鐵券許以不死之詔李沖以器能受任亦由見寵幃幄密加錫賚不可勝數后性嚴明假有寵待亦無所縱左右纖介之愆動加桎楚多至百餘少亦數十然性不宿憾尋亦待之如初或因此更加富貴是以人人懷於利欲至死而不思退太后曾與孝文幸靈泉池宴群臣及蕃國使人諸方渠帥各令爲其方舞孝文上壽太后忻然作歌帝亦和歌遂命群臣各言其志於是和歌者九十人太后外禮人望元丕游明根等頒賜金帛輿馬每至褒美叡等皆引丕參之以示無私又自以過失懼人議已小有疑忌便見誅戮迄后之崩孝文不知所生至如李訢李惠之徒猜嫌覆滅者十餘家死者數百人率多枉濫天下寃之十四年崩於太和殿年四十九其日有雄雉集于太華殿帝酌飲不入口五日毀墓過禮諡曰文明太皇太后葬于永固陵日中而反虞於鑿玄殿詔曰尊旨

從儉不申罔極之痛稱情允禮仰損儉訓之德進退思惟倍用崩感又山陵之節亦有成命內則方丈外裁奄坎脫於孝子之心有所不盡者室中可二丈墳不得過三十步今以陵萬世所仰復廣爲六十步孤負遺旨益以痛絕其幽房大小棺槨質約不設明器至於素帳縵茵瓷瓦之物亦皆不置此則遵先志從冊令俱奉遺事而有從有違未達者或以致怪梓宮之裏玄堂之內聖靈所憑已一一奉遵仰昭儉德其餘外事有所不從以盡痛慕之情其宣示遠近著告群司上明儉誨之美下彰違命之失及卒哭孝文服衰近臣從服三司以下外臣衰服者變服就練七品以下盡除卽吉設祔祭于太和殿公卿以下始親公事帝毀瘠絕酒肉不御者三年初帝孝於太后乃於永固陵東北里餘營壽宮遂有終焉瞻望之志及遷洛陽乃自表瀍西以爲山園之所而方山虛宮號曰

萬年堂云

文成元皇后李氏梁國蒙縣人母頓丘王峻之妹也后之生也有異於常父方叔恒言此女當大貴及長姿質美麗太武南征永昌王仁出壽春軍至后宅因得后及仁鎮長安遇事誅后與其家人送平城宮高祖登白樓望見美之乃下臺后得幸於齊庫中遂有娠常太后後問后知之持守庫者亦私書於壁記之別加驗問皆符同及生獻文拜貴人太安二年太后令依故事令后具條記在南兄弟及引所結宗兄洪之悉以付託臨訣每一稱兄弟拊胸慟泣遂薨後諡曰元皇后葬金陵配饗太廟

獻文思皇后李氏中山安喜人南郡王惠之女也姿德婉淑年十八以選入東宮獻文卽位爲夫人生孝文帝皇興三年薨葬金陵承明元年追崇號諡配饗太廟

孝文貞皇后林氏平原人也父勝位平涼太守叔父金閭起自閹官獻文初爲定州刺史爲乙渾所誅及勝兄弟皆死勝無子有二女入掖庭后容色美麗得幸於孝文生皇子恂以恂將爲儲貳太和七年后依舊制薨帝仁恕不欲襲前事而稟文明太后意故不果行諡曰貞皇后葬金陵及恂以罪賜死有司奏追廢后爲庶人孝文廢皇后馮氏太師熙之女也太和十七年孝文旣終喪太尉元丕等表以長秋未建六宮無主請正內位孝文從之立后爲皇后恩遇甚厚孝文後重引后姊昭儀至洛稍有寵后禮愛漸衰昭儀自以年長且前入宮掖素見侍念輕后而不率妾禮后雖性不妒忌時有愧恨之色昭儀規爲內主譖構百端尋廢后爲庶人后貞謹有德操遂爲練行尼後終於瑤光佛寺

孝文幽皇后亦馮熙女母曰常氏本賤微得幸于熙熙元妃公主

薨後遂主家事。生后與北平公夙文明。太皇太后欲家世貴寵，乃簡熙二女俱入掖庭。時年十四，其一早卒。后有姿媚，偏見愛幸。未幾疾病，太后乃遣還家。爲尼，帝猶留念焉。歲餘而太后崩，帝服終，頗存訪之。又聞后素疹，痊除遣闈官雙三念，璽書勞問，遂迎赴洛陽。及至，寵愛過本。初當夕，宮人稀，復進見，拜爲左昭儀。後立爲皇后，帝頻歲南征，后遂與中官高菩薩私亂。及帝在汝南，不豫，后便公然醜恣。中常侍雙蒙等爲其心腹，是時彭城公主宋王劉昶子婦也。年少，嫠居北平。公馮夙后之同母弟也。后求婚於孝文，孝文許之。公主志不願，后欲強之，婚有日矣。公主密與侍婢及僮從十餘人乘輕車，冒霖雨赴懸瓠，奉謁孝文，自陳本意。因言后與菩薩亂狀，帝聞因駭愕，未之信，而祕匿之。此後后漸憂懼，與母常氏求託女巫禱厭，孝文疾不起。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輔少主稱命者賞。

報不貲，又取三牲宮中祇祠，假言祈福，專爲左道。母常或自詣宮中，或遣侍婢與相報答。帝至洛，執問菩薩、雙蒙等，具得情狀。帝以疾臥舍溫室，夜引后并列菩薩等於戶外，后臨入，令搜衣中，稱有寸刃，便斬后，頓首泣謝，乃賜坐東楹，去御筵二丈餘。孝文令菩薩等陳狀，又讓后曰：汝有祇術，可具言之。后乞屏左右，有所密狀。孝文敕中常侍悉出，唯令長秋卿白整在側，取衛直刀拄之。后猶不言。孝文乃以綿堅塞整耳，自小語再三呼整，無所應，乃令后言事。隱人莫知之。高祖乃喚彭城北海二王，令入坐，言昔是汝嫂，今便他人，但入勿避。又曰：此老姬欲白刃插我肋上，可窮問本末，勿有所難。又云：馮家女不能復相廢，遂且使在宮中空坐，有心乃能自死。汝等勿謂吾猶有情也。帝素至孝，猶以文明太后故，未行廢。二王出，乃賜后辭死，訣再拜稽首，涕泣及入宮。後帝命中官有問於

后后罵曰我天子婦當面對豈令汝傳也帝怒刺后母常入示與后狀常撻之百餘乃止帝尋南伐后留京師雖以罪失寵而夫人嬪妾奉之如法唯令世宗在東宮無朝謁之事帝疾甚謂彭城王勰曰後宮久乖陰德自絕於天吾死後可賜自盡別宮葬以后禮庶掩馮門之大過帝崩梓宮達魯陽乃行遺詔北海王詳奉宣遺旨長秋卿白整等入授后藥后走呼不肯引決曰官豈有此也是此諸王輩殺我耳整等執持強之乃舍椒而盡梓宮次洛南咸陽王禧等知審死相視曰若無遺詔我兄弟亦當作計去之豈可令失行婦人宰制天下殺我輩也諡曰幽皇后葬長陵塋內

孝文文昭皇后高氏司徒公肇之妹也父颺母蓋氏凡四男三女皆生於東裔孝文初乃舉室西歸近龍城鎮鎮表后德色婉豔及至文明太后親幸北部曹見后奇之入掖庭時年十三初后幼曾

夢在堂內立而日光自窻中照之灼灼而熱后東西避之光猶斜照不已如是數夕怪之以白其父颺颺以問遼東人閔宗宗曰此奇徵也昔有夢月入懷猶生天子况日照之徵此女將被帝命誕育人君之象也後生宣武及廣平王懷樂安公主馮昭儀寵盛密有母養帝心后自代如洛陽暴薨於汲郡之共縣或云昭儀所賊也宣武之爲皇太子二日一朝幽后后拊念慈愛有加孝文出征宣武入朝必久留后宮親視櫛沐母道隆備其後有司奏請加號諡曰文昭貴人孝文從之宣武踐阼追尊配饗后先葬在長陵東南陵制卑局因就起山陵號終寧陵置邑戶五百家明帝時更上尊號太后以同漢晉之典正姑婦之禮廟號如舊文昭遷靈櫬于長陵兆內西北六十步初開終寧陵數丈於梓宮上獲大蛇長丈餘黑色頭有王字蟄而不動靈櫬旣遷置地舊處

宣武順皇后于氏太尉烈弟勁之女也宣武始親政事烈時爲領軍總心膂之任以嬪御未備左右諷諭稱后有容德帝乃迎入爲貴人時年十四甚見寵愛立爲皇后后靜默寬容性不妒忌生皇子三歲夭沒其後暴崩宮禁事祕莫能知悉而世議歸咎于高夫人葬永泰陵諡曰順皇后

宣武皇后高氏文昭皇后弟優之女也宣武納爲貴嬪生皇子早天又生建德公主後拜爲皇后甚見禮重性妒忌宮人希得進御及明帝卽位上尊號曰皇太后尋爲尼居瑤光寺非大節慶不入宮中建德公主始五六歲靈太后出覲母武邑君時天文有變靈太后欲以當禍是夜暴崩天下冤之喪還瑤光佛寺殯皆以尼禮初孝文幽后之寵也欲專其愛後宮接御多見阻遏孝文時言于近臣稱婦人妒防雖王者亦不能免況士庶乎宣武高后悍忌嬪御有至帝崩不蒙侍接者由是在洛二十餘年皇子全育者唯明帝而已

宣武靈皇后胡氏安定臨涇人司徒國珍女也母皇甫氏產后之日赤光四照京兆山北縣有趙胡者善於卜相國珍問之胡云賢女有大貴之表方爲天地母生勿過三人知也后姑爲尼頗能講宣武初入講禁中積歲諷左右后有姿行帝聞之乃召入掖庭爲承華世婦而椒庭之中以國舊制相與祈祝皆願生諸王公主不願生太子唯后每稱夫人等言何緣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也明帝在孕同列猶以故事相恐勸爲諸計后固意確然幽夜獨誓但使所懷是男次第當長子子生身死不辭旣誕明帝進爲充華嬪先是宣武頻喪皇子自以年長深加慎護爲擇乳保皆取良家宜子者養於別宮皇后及充華皆莫得而撫視焉及明帝

踐祚尊后爲皇太妃後尊爲皇太后臨朝聽政猶曰殿下後改令稱詔群臣上書曰陛下自稱曰朕太后以明帝沖幼未堪親祭欲傍周禮夫人與君交獻之義代行祭禮禮官博議以爲不可而太后欲以幃幔自鄣觀三公行事重問侍中崔光光便據漢和熹鄧尼幼相依託略得佛經大義親覽萬機手筆斷決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又自射針孔中之大悅賜左右布帛有差先是太后敕造申訟車時御焉出自雲龍大司馬門從宮西北入自千秋門以納冤訟又親策季秀州郡計吏於朝堂太后與明帝幸華林園宴群臣于都亭曲水令王公以下賦七言詩太后詩曰化光造物含氣貞明帝詩曰恭已無爲賴慈英王公以下賜帛有差太后父薨百寮表請公除太后不許尋幸永寧寺觀建刹於

九級之基僧尼士女赴者數萬人及改葬文昭高后太后不欲令明帝主事乃自爲喪主出至終寧陵親奠遣事還哭於太極殿至於訖事皆自主焉後幸嵩高山夫人九嬪公主以下從者數百人升于頂中廢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例尋幸闕口溫水登雞頭山自射象牙簪一發中之敕示文武時太后逼幸清河王懌姪亂肆情爲天下所惡領軍元叉長秋卿劉騰等奉明帝於顯陽殿幽太后於北宮於禁中殺懌其後太后從子都統僧敬與備身左右張車渠等數十人謀殺又復奉太后臨朝事不克僧敬坐徙邊車渠等死胡氏多免黜後明帝朝太后於西林園宴文武侍臣飲至日夕叉乃起至太后前自陳外云太后欲害已及騰太后答云無此語遂至于極昏太后乃起執明帝手下堂言母子不聚久今暮共一宿諸大臣送我入太后與帝向東北小閣左衛將軍奚康生

謀殺又不果自劉騰死又寬怠太后與明帝及高陽王雍爲計
解又領軍太后復臨朝大赦改元自是朝政疎緩威恩不立天下
牧守所在貪恠鄭儼汗亂宮掖勢傾海內李神軌徐紇竝見親侍
一二年中位總禁要手握王爵輕重在心宣淫於朝爲四方之所
穢文武解體所在亂逆土崩魚爛由於此矣僧敬又因聚集親族
遂涕泣諫曰陛下母儀海內豈宜輕脫如此大怒自是不召僧敬
內爲朋黨防蔽耳目明帝所親幸者太后多以事害焉有密多道
人多胡語帝置於左右太后慮其傳致消息三月三日於城南大
巷中殺之方懸賞募賊又於禁中殺領左右鴻臚少卿谷會紹達
竝帝所親也母子之間嫌隙屢起鄭儼慮禍乃與太后計因潘嬪
生女妄言皇子便大赦爲武泰元年復陰行鴆毒其年二月明帝
暴崩乃奉潘嬪女言太子卽位經數日見人心已安始言潘嬪本

實生女今宜更擇嗣君遂立臨洮王子釗爲主年始二三歲天下
愕然及爾朱榮稱兵度河太后盡召明帝六宮皆令入道太后亦
自落髮榮遣騎拘送太后及幼主竝沈於河太后妹馮翊君收瘞於雙靈寺
拂衣而起太后及幼主竝沈於河太后妹馮翊君收瘞於雙靈寺
武帝時始葬以后禮而追加諡曰靈

孝明皇后胡氏靈太后從兄冀州刺史盛之女靈太后欲榮重門
族故立爲皇后明帝頗有酒德專嬖充華潘氏后及嬪御竝無過
寵太后爲帝選納抑屈人流時博陵崔孝芬范陽盧道約隴西李
贄等女俱爲世婦諸人訴訟咸見忿責武泰初后旣入道遂居於
瑤光寺

孝武皇后高氏齊神武長女也帝見立乃納爲后及帝西幸關中
降爲彭城王韶妃

文帝文皇后乙弗氏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世爲吐谷渾渾帥居青海號青海王涼州平后之高祖莫瓌擁部落入附拜定州刺史封西平公自莫瓌後三世尚公主女乃多爲王妃甚見貴重父瑗儀同三司兗州刺史母淮陽長公主季文之第四女也后美容儀少言笑年數歲父母異之指示諸親曰生女何妨也若此者實勝男年十六文帝納爲妃及帝卽位以大統元年冊爲皇后后性好節儉蔬食故衣珠王羅綺絕於服玩又仁恕不爲嫉妒之心帝益重之生男女十二人多早夭唯太子及武都王戊存焉時新都關中務欲東討蠕蠕寇邊未遑北伐故帝結婚以撫之於是更納悼后命后遜居別宮出家爲尼悼后猶懷猜忌復徙后居秦州依子秦州刺史武都王帝雖限大計恩好不忘後密令養髮有追還之意然事祕禁外無知者六年春蠕蠕舉國度河前驅已過夏頗有言

虜爲悼后之故興此役帝曰豈有百萬之衆爲一女子舉也雖然致此物論朕亦何顏以見將帥邪乃遣中常侍曹寵齋手敕令后自盡后奉敕揮淚謂寵曰願至尊享千萬歲天下康寧死無恨也因命武都王前與之決遺語皇太子辭皆悽愴因慟哭久之侍御咸垂涕失聲莫能仰視召僧設供令侍婢數十人出家手爲落髮事畢乃入室引被自覆而崩年三十一鑿麥積崖爲龕而葬神柩將入有二叢雲先入龕中頃之一滅一出後號寂陵及文帝山陵畢手書云萬歲後欲令后配饗公卿乃議追諡曰文皇后祔于太廟廢帝時合葬於承陵

文帝悼皇后郁久閭氏蠕蠕王阿那瓌之長女也容貌端嚴夙有成智大統初蠕蠕屢犯北邊文帝乃與約通好結婚扶風王孚受使奉迎蠕蠕俗以東爲貴后之來營幕戶席一皆東向車七百乘

馬萬匹馳千頭到黑鹽池魏朝鹵簿文物始至乎奏請正南面后曰我見魏主故蠕蠕女也魏仗向南我自東面乎無以辭四年正月至京師立為皇后時年十四六年後懷孕將產居于瑤華殿間上有狗吠聲心甚惡之又見婦人盛飾來至后所后謂左右此為何人醫巫傍侍悉無見者時以為文后之靈產訖而崩年十六葬於少陵原十七年合葬永陵當會橫橋北后梓宮先至鹿苑帝輓輅後來將就次所輒折不進

廢帝皇后宇文氏周文帝女也后初產之日有雲氣滿室芬氲久之幼有風神好陳列女圖置之左右周文曰每見此女良慰人意廢帝之為太子納為妃及即位立為皇后志操明秀帝深重之專寵後宮不置嬪御帝廢崩后亦以忠於魏室罹禍

恭帝皇后若干氏司一長樂正公惠之女也有容色恭帝納之為

妃及即位立為皇后後出家為尼在佛寺薨竟無諡

季靜皇后高氏齊神武之第二女也天平四年詔娉以為皇后神武前後固辭帝不許興和初詔司徒孫騰司空襄城王昶等奉詔致禮以后駕迎於晉陽之丞相第五月立為皇后大赦齊受禪降為中山王妃後降于尚書左僕射楊遵彥

北史卷十三

列傳第一

終

北史卷十四

列傳第二

后妃下

齊武明皇后婁氏

蠕蠕公主郁久閼氏

彭城太妃余朱氏小余朱氏

上黨太妃韓氏

馮翊太妃鄭氏

高陽太妃游氏馮娘李娘

文襄敬皇后元氏琅邪公主

文宣皇后李氏段昭儀薛嬪王嬪

孝昭皇后元氏

北史卷十四
列傳第二

北史卷十三
列傳第一

武成皇后胡氏

弘德李夫人

後主皇后斛律氏

後主皇后胡氏

後主皇后穆氏

馮淑妃

周文皇后元氏

文宣皇后叱奴氏

孝閔皇后元氏

明皇后獨孤氏

武皇后阿史那氏

武皇后李氏

宣皇后楊氏

宣皇后朱氏

宣皇后陳氏

宣皇后元氏

宣皇后尉遲氏

靜皇后司馬氏

隋文獻皇后獨孤氏

宣華夫人陳氏

容華夫人蔡氏

煬愍皇后蕭氏

齊武明皇后婁氏諱昭君贈司徒內干之女也少明悟強族多聘之竝不肯行及見神武城上執役驚曰此真吾夫也乃使婢通意

又數致私財使以媵已父母不得已而許焉神武既有澄清之志
傾產以結英豪密謀祕策后恒參預及拜勃海王妃閭闔之事悉
決焉后高明嚴斷雅遵儉約往來外舍侍從不過十人性寬厚不
妒忌神武姬侍咸加恩待神武嘗將西討出師后夜嚶生一男一
女左右以危急請追告神武后弗聽曰王出統大兵何得以我故
輕離軍幕死生命也來復何爲神武聞之嗟嘆良久沙苑敗後侯
景屢言請精騎二萬必能取之神武悅以告于后后曰若如其言
豈有還理得獯失景亦有何利乃止神武逼於蠕蠕欲娶其女而
未決后曰國家大計願不疑也及茹茹公主至后避正室處之神
武愧而拜謝焉曰彼將有覺願絕勿顧慈愛諸子不異已出躬自
紡績人賜一袍一袴手縫戎服以帥左右弟昭以功名自達其餘
親屬未嘗爲請爵位每言有材當用義不以私亂公文襄嗣位進

爲太妃文宣將受魏禪后固執不許帝所以中止天保初尊爲皇
太后宮曰宣訓濟南卽位尊爲太皇太后尚書令楊愔等受遺詔
輔政疎忌諸王太皇太后密與孝昭及諸大將定策誅之下令廢
立孝昭卽位復爲皇太后孝昭崩太后又下詔立武成帝大寧二
年春太后寢疾衣忽自舉用巫媪言改姓石氏四月辛丑崩于北
宮時年六十二五月甲申合葬義平陵太后凡孕六男二女皆感
夢孕文襄則夢一斷龍孕文宣則夢大龍首尾屬天地張口動目
勢狀驚人孕孝昭則夢蠕龍于地孕武成則夢龍浴于海孕魏二
后竝夢月入懷孕襄城博陵二王夢鼠入衣下后未崩有童謠曰
九龍母死不作孝及后崩武成不改服緋袍如故未幾登三臺置
酒作樂宮女進白袍帝怒投諸臺下和士開請止樂帝大怒搃之
帝於昆季次寔九蓋其徵驗也

蠕蠕公主者蠕蠕王郁久閭阿那瓌女也蠕蠕強盛與西魏通和欲連兵東伐神武病之令杜弼使蠕蠕爲世子求婚阿那瓌曰高王自娶則可神武猶豫尉景與武明皇后及文襄並勸請乃從之武定三年使慕容儼往聘之號曰蠕蠕公主八月神武迎于下館阿那瓌使其弟秃突佳來送女且報聘仍戒曰待見外孫然後返國公主性嚴毅一生不肯華言神武嘗有病不得往公主所秃突佳怨恚神武自射堂輿疾就公主其見將護如此神武崩文襄從蠕蠕國法蒸公主產一女焉

彭城太妃余朱氏榮之女魏孝莊后也神武納爲別室敬重踰於婁妃見必束帶自稱下官神武迎蠕蠕公主還余朱氏迎於木井北與蠕蠕公主前後別行不相見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鷓應弦而落妃引長弓斜射飛鳥亦一發而中神武喜曰我此二婦竝堪擊

賊後爲尼神武爲起佛寺天保初爲太妃及文宣狂酒將無禮於太妃太妃不從遂遇禍小余朱者兆之女也初爲建明皇后神武納之生任城王未幾與趙郡公琛私通徙于靈州後適范陽盧景璋

上黨太妃韓氏軌之妹也神武微時欲聘之軌母不許及神武貴韓氏夫已死乃納之

馮翊太妃鄭氏名大車嚴祖妹也初爲魏廣平王妃遷鄴後神武納之寵冠後庭生馮翊王潤神武之征劉蠡升文襄蒸於大車神武還一婢告之二婢爲證神武杖文襄一百而幽之武明后亦見隔絕時彭城余朱太妃有寵生王子浹神武將有廢立意文襄求救于司馬子如子如來朝僞爲不知者請武明后神武告其故子如曰消難亦姦子如妾如此事正可覆蓋妃是王結髮婦常以父

母家財奉王王在懷朔被杖背無完皮妃晝夜供給看瘡後避葛賊同走并州貧困然馬屎自作靴恩義何可忘夫婦相宜女配至尊男承大業又婁領軍勳何宜搖動一女子如草芥況婢言不必信神武因使子如鞫之子如見文襄尤之曰男兒何意畏威自誣因告二婢反辭脇告者自縊乃啓神武曰果虛言神武大悅召后及文襄武明后遙見神武一步一叩頭文襄且拜且進父子夫妻相泣乃如初神武乃置酒曰全我父子者司馬子如賜之黃金百三十斤文襄贈良馬五十疋

高陽太妃游氏父京之爲相州長史神武尅鄴欲納之京之不許遂牽曳取之京之尋死游氏於諸太妃中最有德訓諸王公主婚嫁常令主之馮娘者子昂妹也初爲魏任城王妃適余朱世隆神武納之生浮陽公主李娘者廷寔從妹也初爲魏城陽王妃又王

娘生永安王浚穆娘生陽平王淹竝早卒不爲太妃

文襄敬皇后元氏魏孝靜帝之妹也孝武帝時封馮翊公主而歸於文襄容德兼美曲盡和敬初生河間王孝琬時文襄爲世子三日而孝靜幸世子第贈錦綵及布帛萬匹世子辭求通受諸貴禮遺於是十屋皆滿次生兩公主文宣受禪尊爲文襄皇后居靜德宮及天保六年文宣漸致昏狂乃移居於高陽之宅而取其府庫曰吾兄昔姦我婦我今須報乃淫於后其高氏女婦無親疎皆使左右亂交之於前以葛爲組令魏安德王騎上使人推引之又命胡人苦辱之帝又自呈露以示群下武平中后崩附葬義平陵琅邪公主名玉儀魏高陽王斌庶生妹也初不見齒爲孫騰妓騰又放棄文襄遇諸途悅而納之遂被殊寵奏魏帝封焉文襄謂崔季舒曰爾由來爲我求色不如我自得一絕異者崔暹必當造直諫

我亦有以待之及暹諮事文襄不復假以顏色居三日暹懷刺墜之於前文襄問何用此爲暹悚然曰未得通公主文襄大悅把暹臂入見焉季舒語人曰崔暹常忿吾佞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合殺及其自作體佞乃體過于吾王儀同產姊靜儀先適黃門郎崔括文襄亦幸之皆封公主括父子由是超授賞賜甚厚焉

文宣皇后李氏諱祖娥趙郡李希宗女也容德甚美初爲太原公夫人及帝將建中宮高隆之高德正言漢婦人不可爲天下母宜更擇美配楊愔固請依漢魏故事不改元妃而德正猶固請廢后而立段昭儀欲以結勳貴之援帝竟不從而立后焉帝好捶撻嬪御乃至有殺戮者唯后獨蒙禮敬天保十年改爲可賀敦皇后孝昭卽位降居昭信宮號昭信皇后武成踐阼逼后淫亂云若不許我當殺爾兒后懼從之後有娠太原王紹德至閤不得見慍曰兒

豈不知邪姊姊腹大故不見兒后聞之大慙由是生女不舉帝橫刀詬曰爾殺我女我何不殺爾兒對后前築殺紹德后大哭帝愈怒裸后亂搗撻之號天不已盛以絹囊流血淋漓投諸渠水良久乃蘇犢車載送妙勝尼寺后性愛佛法因此爲尼齊亡入關隋時得還趙郡段昭儀詔妹也婚夕詔妻元氏爲俗弄女壻法戲文宣文宣銜之後因發怒謂詔曰我會殺爾婦元氏懼匿婁太后家終文宣世不敢出昭儀才色兼美禮遇殆同正嫡後主時改適錄尚書唐邕王嬪者琅邪人也嬪姊先適崔脩文宣竝幸之數數降其夫家超用修爲尚書郎薛嬪者本倡家女也年十四五時爲清河王岳所好其父求內宮中大被嬖寵其姊亦俱進御文宣後知先與岳通又爲其父乞司徒公帝大怒先鋸殺其姊薛嬪當時有娠過產亦從戮

孝昭皇后元氏開府元蠻女也初爲常山王妃天保末賜姓步六
孤孝昭卽位立爲皇后帝崩從梓宮之鄴始度汾橋武成聞后有
奇藥追索之不得使闈人就車頓辱降居順成宮武成旣殺樂陵
王元被閹隔不得與家相知宮闈內忽有飛語帝令檢推得后父
兄書信元蠻由是坐免官后以齊亡入周氏宮中隋文帝作相放
還山東

武成皇后胡氏安定胡延之女其母范陽盧道約女初懷孕有胡
僧詣門曰此宅瓠蘆中有月旣而生后天保初選爲長廣王妃產
後王日有鴉鳴于產帳上武成崩尊爲皇太后陸媪及和士開密
謀殺趙郡王叡出婁定遠高文遙爲刺史和陸諂事太后無所不
至初武成時后與諸闈人藁狎武成寵幸和士開每與后握槊因
此與后姦通自武成崩後數出詣佛寺又與沙門曇獻通布金錢

於獻席下又挂寶裝胡牀於獻屋壁武成平生之所御也乃置百
僧於內殿託以聽講日夜與曇獻寢處以獻爲昭玄統僧徒遙指
太后以弄曇獻乃至謂之爲太上者帝聞太后不謹而未之信後
朝太后見二少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于是曇獻事亦發皆伏法
并殺元山王三郡君皆太后之所昵也帝自晉陽奉太后還鄴至
紫陌卒遇大風兼舍人魏僧伽明風角奏言卽時當有暴逆事帝
詐云鄴中有急彎弓纏弮馳入南城令鄧長顓幽太后北宮仍有
敕內外諸親一不得與太后相見久之帝迎復太后太后初聞使
者至大驚慮有不測每太后設食帝亦不敢嘗周使元偉來聘作
述行賦敘鄭莊公克段而遷姜氏文雖不工當時深以爲愧齊亡
入周恣行姦穢開皇中殂

弘德夫人李氏趙郡李叔讓女也初爲魏靜帝嬪武成納焉生南

陽王仁盛爲太妃姊爲南安王思妃坐夫反以燒死太妃聞之發
狂而薨文宣王嬪及中人盧勒又姊武成竝以爲嬪武成崩後胡
后令二嬪自殺二嬪悲哭後主爲之惻愴私遺衣物令出外避焉
盧養淮南王後爲太妃又有馬嬪亦得幸爲后所妬自縊死彭樂
任祥竝有女因坐父兄事皆入宮爲文宣所幸武成以彭爲夫人
養齊安王任生丹楊王竝爲太妃

後主皇后斛律氏左丞相光之女也初爲皇太子妃後主受禪立
爲皇后武平三年正月生女帝欲悅光詐稱生男爲之大赦光誅
后廢在別宮後令爲尼齊滅嫁爲開府元仁妻

後主皇后胡氏隴東王長仁女也胡太后失母儀之道深以爲愧
欲求悅後主故飾后於宮中令帝見之帝果悅立爲弘德夫人進
左昭儀大被寵愛斛律后廢陸媪欲以穆夫人代之太后不許祖

季徵請立胡昭儀遂登爲皇后陸媪旣非勸立又意在穆夫人其
後於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親姪女作如此語言太后問有何
言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以訓太
后大怒喚后出立剃其髮送令還家帝思之每致詩以通意後與
斛律廢后俱召入內數日而鄴不守後亦改嫁云

後主皇后穆氏名邪利本斛律后從婢也母名輕霄本穆子倫婢
也轉入侍中宋欽道家姦私而生后莫知氏族或云后即欽道女
子也小字黃花後字舍利欽道婦妬輕霄面黥爲宋字欽道伏誅
黃花因此入宮有幸於後主宮內稱爲舍利太監女侍中陸大姬
知其寵養以爲女薦爲弘德夫人武平元年六月生皇子恒於時
後主未有儲嗣陸陰結待以監撫之任不可無主時皇后斛律氏
丞相光之女也慮其懷恨先令母養之立爲皇太子陸以國姓之

重穆陸相對又奏賜姓穆氏胡庶人之廢也陸有助焉故遂立爲皇后大赦初有折衝將軍元正烈於鄴城東水中得璽以獻文曰天皇后璽蓋石氏所作詔書頒告以爲穆后之瑞焉武成爲胡后造真珠裙袴所費不可稱計被火燒後主旣立穆皇后復爲營之屬周武曹太后喪詔侍中薛孤康買等爲弔使又遣商胡齋錦綵三萬疋與弔使同往欲市真珠爲皇后造七寶車周人不與交易然而竟造焉先是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清觴滿盃酌言黃花不久也後主自立穆后以後昏飲無度故云清觴滿盃酌陸息駱提婆詔改姓爲穆陸大姬皆以皇后故也后旣以陸爲母提婆爲家更不採輕霄輕霄後自療面欲求見爲大姬陸媪使禁掌之竟不得見

馮淑妃名小憐大穆后從婢也穆后愛衰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

續命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惑之坐則同席出則並馬願得生死一處命淑妃處隆基堂淑妃惡曹昭儀所常居也悉令反換其地周師之取平陽帝獵於三堆晉州亟告急帝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帝從其言識者以爲後主名緯殺圍言非吉徵及帝至晉州城已欲沒矣作地道攻之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帝敕且止召淑妃共觀之淑妃粧點不獲時至周人以木拒塞城遂不下舊俗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跡淑妃欲往觀之帝恐弩矢及橋故抽攻城木造遠橋監作舍人以不速成受罰帝與淑妃度橋橋壞至夜乃還稱妃有功勳將立爲左皇后卽令使馳取禕翟等皇后服御仍與之竝騎觀戰東偏少却淑妃怖曰軍敗矣帝遂以淑妃奔還至洪洞成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於是復走內參自晉陽以皇后衣至帝爲按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帝奔

鄴太后後至帝不出迎淑妃將至鑿城北門出十里迎之復以淑妃奔青州後主至長安請周武帝乞淑妃帝曰朕視天下如脫屣一老嫗豈與公惜也仍以賜之及帝遇害以淑妃賜代王達甚嬖之淑妃彈琵琶因絃斷作詩曰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應看膠上絃達妃為淑妃所譖幾致於死隋文帝將賜達妃兄李詢令著布裙配春詢母逼令自殺後主以李祖欽女為左昭儀進為左娥英裴氏為右娥英者兼取舜妃娥皇女英名陽休之所制樂人曹僧奴進二女大者忤旨剝面皮少者彈琵琶為昭儀以僧奴為日南王僧奴死後又貴其兄弟妙達等二人同日皆為郡王為昭儀別起隆基堂極為綺麗陸媪誣以左道遂殺之又有董昭儀毛夫人彭夫人王夫人小王夫人二李夫人皆嬖寵之毛能彈箏本和士開薦入帝所幸彭夫人亦音妓進死於晉陽

造佛寺與總持相埒一李是隸戶女以五弦進一李即孝貞之女也小王生一男諸閹人在傍皆蒙賜給毛兄思安超登武衛董父賢義為作軍王田昭儀亦超登開府其餘姻屬多至大官

周文皇后元氏魏孝武之妹也初封平原公主適開府張歡歡性貪殘遇後無禮帝殺歡改封后為馮翊公主以配周文帝生孝閔帝魏大統十七年薨恭帝三年十二月合葬成陵孝閔踐阼追尊為王后武成初又追尊為皇后

文宣皇后叱奴氏代人也周文帝為丞相納為姬生武帝天和三年六月尊為皇太后建德三年三月崩五月葬永固陵

孝閔皇后元氏名胡摩魏文帝第五女也初封晉安公主帝之為略陽公也尚焉及踐阼立為王后帝被廢后出俗為尼建德初武帝誅晉公護上帝尊號以后為孝閔皇后居崇義宮隋革命后出

居里第大業十二年殂

明敬皇后獨孤氏太保衛公信之長女也帝之在藩納爲夫人二年正月立爲王后四月崩葬昭陵武成初追崇爲皇后明帝崩與后合葬焉

武成皇后阿史那氏突厥木杆可汗俟斤之女也突厥滅蠕蠕後盡有塞表之地志陵中夏周文方與齊人爭衡結以爲援俟斤初欲以女配帝旣而悔之武帝卽位前後累遣使焉保定五年二月詔陳公純許公宇文貴神武公竇毅南安公楊符等備皇后文物及行殿并六宮以下一百二十人至俟斤牙所迎后俟斤又許齊婚將有異志純等累請不得反命會雷風大起飄壞其穹廬俟斤大懼以爲天譴乃禮送后純等奉之以歸天和三年三月至武帝接以親迎之禮后有姿貌善容止帝深敬禮焉宣帝卽位尊后爲

皇太后大象元年二月改爲天元皇太后二年二月又尊曰天元

上皇太后宣帝崩靜帝尊爲

關

太后隋開皇二年殂年三十二

隋文詔有司備禮祔葬后於孝陵

武皇后李氏名娥姿楚人也于謹平江陵后家被籍沒至長安周文以后賜武帝後得親幸生宣帝宣政元年七月尊爲帝太后大象元年二月改爲天元帝太后七月又尊爲天皇太后二年二月尊爲天元聖皇太后宣帝崩靜帝尊爲大帝太后隋開皇元年三月出俗爲尼改名常悲八年殂以尼禮葬於京城南

宣皇后楊氏名麗華隋文帝之長女也帝在東宮武帝爲帝納后爲皇太子妃宣政元年閏六月立爲皇后帝後自稱天元皇帝號后爲天元皇后尋又立天皇后及左右皇后與爲四皇后二年二月詔取象四星于是后及三皇后竝加大焉冊授后爲天元大皇

后又立天中大皇后與后爲五皇后焉后性柔婉不妒忌四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帝後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帝大怒遂賜后死逼令自引決后母獨孤氏聞之詣閣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帝崩靜帝尊后爲皇太后居弘聖宮初宣帝不豫詔隋文帝入禁中侍疾及大漸劉昉鄭譯等因矯詔以隋文帝受遺輔政后初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冲恐權在他族不利於已聞昉譯已行此詔心甚悅後知隋文有異圖意頗不平及行禪代憤惋愈甚隋文內甚愧之開皇初封后爲樂平公主後又議奪其志后誓不許乃止大業五年從煬帝幸張掖殂于河西詔還京所司備禮祔葬后於定陵

宣帝后朱氏名滿月吳人也其家坐事沒入東宮宣帝之爲太子后被選掌衣服帝召幸之遂生靜帝大象元年四月立爲天元帝后七月改爲天皇后二年二月又改爲天大皇后本非良家子又年長於帝十餘歲疎賤無寵以靜帝故特尊崇之班亞楊皇后焉宣帝崩靜帝尊后爲帝太后隋開皇元年二月出俗爲尼改名法淨六年殂以尼禮葬於京城西

宣帝后陳氏名月儀自云潁川人大將軍山提之第八女也大象元年六月以選入宮拜爲德妃月餘日立爲天左皇后二年二月改爲天左大皇后二月又詔以坤儀比德土數惟五四大皇后外增置天中大皇后一人於是以后爲天中大皇后帝崩后出俗爲尼改名華光后永徽初終父山提本爾朱兆之隸仕齊位特進開府東兗州刺史謝陽王武帝平齊拜大將軍封浙陽公大象元年以后父超授上柱國進鄗國公除大宗伯

宣帝皇后元氏名樂尚河南洛陽人開府晟之第二女也年十五

被選入宮拜貴妃大象元年七月立爲天右皇后二年二月改爲天右大皇后帝崩后出家爲尼改名華勝初后與陳皇后同時被選入宮俱拜爲妃及升后又同日受冊帝寵遇二后禮數均等年齒復同特相親愛及爲尼後李朱及尉遲后竝相繼殞歿而二后貞觀中尚存后父晟少以元氏宗室拜開府大象元年七月以后父進位上柱國封翼國公

宣帝皇后尉遲氏名繁熾蜀公迥之孫女也有美色初適杞公亮子西陽公溫以宗婦例入朝帝逼幸之及亮謀逆帝誅溫追后入宮拜長貴妃大象二年三月立爲天右大皇后帝崩后出俗爲尼改名華道隋開皇十五年殂

靜帝司馬皇后名令姬柱國滎陽公消難之女也大象元年二月宣帝傳位於帝七月爲帝納后爲皇后二年九月隋文帝以后父

奔陳廢后爲庶人後嫁爲隋司州刺史李丹妻貞觀初猶存

隋文獻皇后獨孤氏諱伽羅河南洛陽人周大司馬衛公信之女也信見文帝有奇表故以后妻焉時年十四帝與后相得誓無異生之子后姊爲周明帝后長女爲周宣帝后貴戚之盛莫與爲比而后每謙卑自守及周宣帝崩隋文居禁中總百揆后使李圓通謂文帝曰騎獸之勢必不得下勉之及帝受禪立爲皇后突厥嘗與中國交市有明珠一篋價直八百萬幽州總管陰壽白后市之后曰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百寮聞而畢賀文帝甚寵憚之帝每臨朝后輒與上方輦而進至閣乃止使宮官伺帝政有所失隨則匡諫多所弘益候帝退朝而同及宴寢相顧欣然后早失二親常懷感慕見公卿有父母者每爲致禮焉有司奏曰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王后憲章在昔請依古制后

曰以婦人與政或從此漸不可開其源也不許后每謂諸公主曰周家公主類無婦德失禮於舅姑離薄人骨肉此不順事爾等當誠之后姑子都督崔長仁犯法當斬文帝以后故免之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異母弟施以猫鬼巫蠱咒詛于后坐當死后三日不食爲之請命曰施若蠹政害民者不敢言今坐爲妾身請其命施於是減死一等后雅性儉約帝常合止利藥須胡粉一兩宮內不用求之竟不得又欲賜柱國劉嵩妻織成衣領宮內亦無上以后不好華麗時齊七寶車及鏡臺絕巧麗使毀車而以鏡臺賜后后雅好讀書識達今古凡言事皆與上意合宮中稱爲二聖嘗夢周阿史那后言受罪辛苦求營功德明日言之上爲立寺追福焉后兄女夫死於并州后嫂以女有娠請不赴葬后曰婦人事夫何容不往其姑在宜自諮之姑不許女遂行后頗仁愛

每聞大理決囚未嘗不流涕然性尤妒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迴女孫有美色先在宮中帝於仁壽宮見而悅之因得幸后伺帝聽朝陰殺之上大怒單騎從苑中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三十餘里高頴陽素等追及扣馬諫帝太息曰吾貴爲天子不得自由高頴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帝意少解駐馬良久夜方還宮后候上於閣內及帝至流涕拜謝頴素等和解之上置酒極歡后自此意頗折初后以高頴是父之家客甚見親禮至是聞頴謂已爲一婦人因以銜恨又以頴夫人死其妾生男益不善之漸加譖毀帝亦每事唯后言是用后見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勸帝斥之時皇太子多內寵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愛妾雲氏害之由是諷帝黜高頴竟廢太子立晉王廣皆后之謀也仁壽二年八月甲子日暈四重已巳太白犯軒轅其夜后崩于永安宮時年五十九葬

於太陵其後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俱有寵帝頗惑之由是發疾及危篤謂侍者曰使皇后在吾不及此云

宣華夫人陳氏宣帝女也性聰慧姿貌無雙及陳滅配掖庭後選入宮爲嬪時獨孤皇后性妒後宮罕得進御唯陳氏有寵煬帝之在藩也陰有奪宗之計規爲內助每致禮焉進金蛇金馳等物以取媚於陳氏皇太子廢立之際頗有力焉及文獻皇后崩進位爲貴人專房擅寵主斷內事六宮莫與爲比及帝大漸遺詔拜爲宣華夫人初帝寢疾於仁壽宮夫人與皇太子同侍疾平旦更衣爲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之夫人泣以實對帝恚曰畜生何堪付大事獨孤誠誤我意謂獻皇后也因呼兵部尚書柳述皇門侍郎元巖曰呼我兒述等呼太子帝曰勇也述巖出閣爲敕書訖示左僕射楊素素以白太子太子遣

張衡入寢遂令夫人及後宮同侍疾者竝就別室俄聞上崩而未發喪也夫人與諸後宮相顧曰事變矣皆色動股慄晡後太子遣使者齎金合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惶懼以爲鴆毒不敢發使者促之乃發見合中有同心結數枚諸宮人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却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蒸焉煬帝即位出居仙都宮尋召入歲餘而終時年二十九帝深悼之爲製神傷賦

容華夫人蔡氏丹楊人也陳滅以選入宮爲世婦容儀婉嫵帝甚悅之以文獻后故希得進幸后崩後漸見寵遇拜爲貴人參斷宮掖亞於陳氏帝寢疾加號容華夫人帝崩後亦爲煬帝所蒸

煬帝愍皇后蕭氏梁明帝歸之女也江南風俗二月生子者不舉后以二月生由是季父岌收養之未幾岌夫妻俱死轉養舅張軻

家軻甚貧窶后躬親勞苦煬帝爲晉王文帝爲選妃於梁卜諸女皆不吉歸乃迎后於舅氏令使者占之曰吉遂冊爲妃后性婉順有智識好學解屬文頗知占候文帝大善之煬帝甚寵敬焉及帝嗣位立爲皇后帝每游幸未嘗不隨從時后見帝失德心知不可不敢措言因爲述志賦以自寄焉其詞曰承積善之餘慶備箕箒於皇庭恐修名之不立將負累於先靈迺夙夜而匪懈實寅懼於玄冥雖自強而不息亮愚蒙之多滯思竭節於天衢才追心而弗逮實庸薄之多幸荷榮寵之嘉惠賴天高而地厚屬王道之升平均二儀之覆載與日月而齊明迺春生而夏長等品物而同榮願立志於恭儉私自兢於誠盈孰有念於知足苟無希於濫名惟至德之弘深情弗適於聲色感懷舊之餘恩求故劍於宸極叨不世之殊眚謬非才而奉職何寵祿之踰分撫胸襟而未識雖沐浴于

恩光內慙惶而累息顧微躬之寡昧思令淑之良難實不遑於啓處將有情而自安若臨深而履薄心戰慄其如寒夫居高而必危每處滿而防溢知恣夸之非道乃攝生於冲謐嗟寵辱之易驚尚無爲而抱一履謙光而守志且願安乎容膝珠簾玉箔之奇金屋瑤臺之美雖時俗之崇麗蓋哲人之所鄙愧絺綌之不工豈絲竹而喧耳知道德之可尊明善惡之由已蕩囂煩之俗慮乃服膺於經史綜箴誡以訓心觀女圖而作軌遵古賢之令範冀福祿之能綏時循躬而三省覺今是而昨非嗤黃老之損思信爲善之可歸慕周姒之遺風美虞妃之聖則仰先哲之高才慕至人之休德質菲薄而難蹤心恬愉而去惑乃平生之耿介寔禮義之所遵雖生知之不敏庶積行以成仁懼達人之蓋寡謂何求而自陳誠素志之難寫同絕筆於獲麟及帝幸江都臣下離貳有宮人白后曰外

聞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宮人言於帝帝大怒曰非汝宜言乃
斬之後宮人復白后曰宿衛者往往偶語謀反后曰天下事一朝
至此勢去已然無可救也何用言徒令帝憂煩耳自是無復言者
及宇文化及之亂隨軍至聊城化及敗沒於竇建德建德妻曹氏
妬悍煬帝妃嬪美人竝使出家并后置於武強縣是時突厥處羅
可汗方盛其可賀敦即隋義城公主也遣使迎后建德不敢留遂
攜其孫正道及諸女入於虜庭大唐貞觀四年破突厥皆以禮致
之歸於京師賜宅於興道里二十一年殂詔以皇后禮於揚州合
葬於煬帝陵諡曰愍

論曰男女正位人倫大綱三代已還逮於漢晉何嘗不敗於矯詔
而興於聖淑至如后稷稟靈巨迹神元生自天女克昌來葉異世
同符魏諸后婦人之識無足論者文明邪險幸不墜國靈后淫恣
卒亡天下傾城之誠其在茲乎乙后迫於良通有足傷矣昔鈞弋
年小子幼漢武所以行權魏世遂爲常制子貴而其母必死矯枉
之義不亦過乎季文終革其失良有以也神武肇興齊業武明迄
縱周亂溫公之敗邦家馮魏比跡衰后然則汗隆之義蓋有係焉
其餘作孽爲責外平內蠹鑒之近代於齊爲甚周氏粵自文皇逮
乎宣帝年踰二紀世歷四君業非艸昧之辰事殊權宜之日乃棄
同卽異以夷亂華汨婚姻之彝序求豺狼之外利旣而報者倦矣
施者無厭向之所謂和親未幾已成讎敵奇正之道有異於斯于
時武皇雖受制於人未親庶政而謀士韞奇直臣鉗口過矣哉而
歷觀前載以外戚而居宰輔者多矣而傾漢室者王族喪周家者
楊氏何滅亡之禍若合契焉隋文取鑒於已遠大革前失故母后
之家不罹禍敗獨孤權無呂霍獲全仁壽之前蕭氏勢異梁竇不

傾大業之後至或不隕舊基或更隆克構豈非處之以道其所致然乎

北史卷十四 列傳第二 終

魏川中鳳園
氏書向甫苗

北史卷十五 列傳第三

魏諸宗室

上谷公紇羅 建德公嬰文
真定侯陸

武陵侯因 長樂王壽樂

望都公頽

曲陽侯素延 順陽公郁
宜都王日辰

六修

吉陽男比干 江夏公呂
西河公敦
司徒石
高涼王孤

武衛將軍謂 淮陵侯大頭
扶風公處真
河間公齊
文安公泥

寔君

秦王翰

及古月 區

常山王遵

五世孫亨

陳留王虔

五世孫暉

毗陵王順

遼西公意烈

窟咄

上谷公紇羅神元皇帝之曾孫也初從道武皇帝自獨孤如賀蘭部與弟建勸賀蘭訥推道武為主及道武卽帝位以援立功與建同日賜爵爲公卒子題賜爵襄城公後進爵爲王擊慕容麟於義臺中流矢薨帝以太醫令陰光爲視療不盡術伏法子悉襲降爵爲襄陽公卒贈襄城王神元後又有建德公嬰文真定侯陸並仕太武特獲封爵

武陵侯因長樂王壽樂並章帝之後也因從道武平中原以功封

曲逆侯太武時改爵武陵壽樂位選部尚書南安王改封長樂王文成卽位壽樂有援立功拜太宰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矜功與尚書令長孫渴侯爭權並伏法

望都公頽昭帝之後也隨道武平中原賜爵望都侯太武以頽美儀容進止可觀使迎左昭儀於蠕蠕進爵爲公卒

曲陽侯素延順陽公郁宜都王目辰並桓帝之後也素延以小統從道武征討諸部初定并州爲刺史道武之驚於栢肆也并州守將封竇真爲逆素延斬之時道武意欲撫悅新附悔參合之誅而素延殺戮過多坐免官中山平拜幽州刺史豪奢放逸左遷上谷太守後賜爵曲陽侯時道武留心黃老欲以純風化俗雖乘輿服御皆去雕飾素延奢侈過度帝深銜之積其過因徵坐賜死郁少忠正亢直文成時位殿中尚書賜爵順陽公文成崩乙渾專權郁

從順德門入欲誅渾渾窘怖遂奉獻文臨朝後復謀殺渾爲渾所誅獻文錄郁忠正追贈順陽王謚曰簡目辰文成卽位歷侍中尚書左僕射封南平公乙渾謀亂目辰順陽公謀殺之事發目辰逃免獻文傳位有定策勲孝文卽位進爵宜都王除雍州刺史鎮長安有罪伏法爵除

六修穆帝長子也少兇悖穆帝五年遣六修與輔相衛雄范班及姬澹等救劉琨帝躬統大兵爲後繼劉粲懼突圍而走殺傷甚衆帝因大獵壽陽山陳閱皮肉山爲變赤穆帝少子比延有寵欲以爲後六修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六修有驍騮駿馬日行五百里穆帝欲取以給比延後六修來朝穆帝又命拜比延六修不從穆帝乃坐比延於已所乘步輦使人導從出遊六修望見以爲穆帝謁伏路左及至乃是比延慙怒而去穆帝怒伐之帝軍不利六修殺比延帝改服微行人間有賤婦人識帝遂暴崩桓帝子普根先守于外間難來赴滅之

吉陽男比干江夏公呂並道武族弟也比干以司衛監討白澗丁零有功賜爵吉陽男後爲南道都將戰沒呂以軍功封江夏公位外都大官大見尊重卒贈江夏王陪葬金陵

高涼王孤平文皇帝之第四子也多才藝有志略烈帝之前元年國有內難昭成如襄國後烈帝臨崩顧命迎立昭成及崩羣臣咸以新有大故昭成來未可果宜立長君次弟屈剛猛多變不如孤之寬和柔順於是大人梁蓋等殺屈共推孤不肯乃自詣鄴奉迎請身留爲質石季龍義而從之昭成卽王位乃分國半部以與之薨子斤失職懷怒構寔君爲逆死於長安道武時以孤勲高追封高涼王謚曰神武斤子真樂頻有戰功後襲祖封明元初改封平

陽王薨子禮襲本爵高涼王薨謚懿王子那襲爵拜中都大官驍
猛善攻戰正平初坐事伏法獻文卽位追那功命子紇紹封薨子大
曹性愿直孝文時諸王非道武子孫者例降爵爲公以大曹先世
讓國功重高祖真樂勲著前朝改封太原郡公卒無子國除宣武
又以大曹從兄子洪威紹恭謙好學爲潁川太守有政績孝靜初
在潁川聚衆應西魏齊神武遣將討平之禮弟陵太武賜爵襄邑
男進爵爲子卒子瓌位柔玄鎮司馬瓌子鷲字孔雀孝文末以軍
功賜爵晉陽男武泰元年爾朱榮至河陰殺戮朝士時鷲與榮共
登高塚俯而觀之自此後與榮合永安初封華山王莊帝旣殺爾
朱榮從子兆爲亂帝欲率諸軍親討而鷲與兆陰通乃勸帝曰黃
河萬仞寧可卒度帝遂自安及兆入殿鷲又約止衛兵帝見逼京
邑破皆由鷲之謀孝靜初入爲大司馬加侍中鷲容貌魁壯腰帶

十圍有武藝木訥少言性方厚每息直省闕雖暑月不解衣冠曾
於侍中高岳之席咸陽王坦恃力使酒衆皆下之坦謂鷲曰孔雀
老武官何因得王鷲答曰斬反人元禧首是以得之衆皆失色鷲
怡然如故興和三年薨贈假黃鉞尚書令司徒公子大器襲爵後
與元瑾謀害齊文襄見害孤孫度道武初賜爵松滋侯位比部尚
書卒子乙斤襲爵襄陽侯獻文崇舊齒拜外都大官甚優重卒子
平字楚國襲世爵松滋侯以軍功賜艾陵男卒子萇孝文時襲爵
松滋侯例降侯賜艾陵伯萇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
孝文遷都萇以代尹留鎮除懷朔鎮都大將因別賜萇酒雖拜飲
而顏色不忝帝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當爲朕笑竟不能得
帝曰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見者無
不把腕大笑宣武時爲北中郎將帶河內太守萇以河橋船絙路

狹不便行旅又秋水汎漲年常破壞乃爲船路遂廣空車從京出者率令輸石一雙累以爲岸橋闕來往便利近橋諸郡無復勞擾公私賴之歷位度支尚書侍中雍州刺史卒謚曰成莖中年以後官位微達乃自尊倨閨門無禮昆季不穆性又貪虐論者鄙之葺子子華字伏榮襲爵孝莊初除齊州刺史先是州境數經反逆邢杲之亂人不自保而子華撫集豪右委之管籥衆皆感悅境內帖然而性甚褊急當其急也口不擇言手自捶擊長史鄭子湛子華親友也湛侮罵遂卽去之子華雖自悔厲終不能改在官不爲矯潔之行凡有餽贈者辭多受少故人不厭其取鞠獄訊囚務加仁恕齊人樹碑頌德後除濟州刺史尒朱兆之入洛也齊州城人趙洛周逐刺史丹陽王蕭贇表濟南太守房士達攝行州事洛周子元顯先隨子華在濟州邀路改表請子華復爲齊州刺史子華母

房氏曾就親人飲食夜還大吐人以其爲中毒母甚憂懼子華遂掬吐盡噉之其母乃安尋以母憂還都孝靜初除南兗州刺史弟子思通使關西朝廷使右衛將軍郭瓊收之子思謂瓊僕曰速可見殺何爲久執國士子華謂子思曰由汝麤疏令我如此頭叩牀涕泣不自勝子思以手捋鬚顧謂子華曰君惡體氣尋與子思俱賜死於門下外省子思字衆念性剛暴恒以忠烈自許元天穆當朝權以親從薦爲御史中尉先是兼尚書僕射元順奏以尚書百揆之本至於公事不應爲送御史至子思奏曰案御史令云中尉督司百寮治書侍御史糾察禁內又云中尉出行車輻前驅除道一里王公百辟避路時經四帝前後中尉二十許人奉以周旋未曾暫廢府事臺省並從此令唯肅宗之世爲臨洮舉哀故兼尚書左僕射臣順不肯與名又不送簿故中尉臣酈道元舉而奏之而順

復啟云尚書百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責不宜下隸中尉送名御史
尋亦蒙敕聽如其奏從此迄今使無準一臣初上臺具見其事意
欲申請決議但以權兼斯未宜便爾日復一日遂歷炎涼去月朔
旦臺移尚書索應朝名帳而省稽留不送尋復以摧并主吏忽為
尚書郎中裴獻伯後注云案舊事御史中尉逢臺郎於複道中尉
下車執板郎中車上舉手禮之以此而言明非敵體臣既見此深
為怪愕旅省二三未解所以正謂都省別被新式改易高祖舊命
即遣移問事何所依又獲尚書中郎王元旭報出蔡氏漢官似非
穿鑿始知裴王亦規壞典謨兩人心欲自矯臣案漢書宣秉傳云
詔徵秉為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俱會殿庭並專席而坐
京師號之為三獨坐又尋魏書崔琰傳晉文楊傳嘏傳皆云既為
中丞百寮震悚以此而言則中丞不揖省郎蓋已久矣憲臺不屬

都堂亦非今日又尋職令云朝會失時即加彈糾則百官簿帳應
送尚臺灼然明矣又皇太子以下違犯憲制皆得糾察則令僕朝
名宜付御史又亦彰矣不付名至否臧何驗臣順專執未為平通
先朝曲遂豈是正法謹案尚書郎中臣裴獻伯王元旭等望班士
流早參清宦輕弄短札斐然若斯苟執異端忽焉至此此而不綱
將隳朝令請以見事免獻伯等所居官付法科處尚書訥言之本
令僕百揆之要同彼浮虛助茲乖失宜明首從節級其罪詔曰國
異政不可據之古事付司檢高祖舊格推處得失以聞尋從子思
奏仍為元天穆所忿遂停元顯之敗封安定縣子孝靜時為侍中
而死萇弟珍字金省襲爵艾陵男宣武時曲事高肇遂為帝寵昵
彭城王勰之死珍率壯士害之後卒於尚書左僕射平弟長生位
游擊將軍卒孝莊時以子天穆貴盛贈司空天穆性和厚美形貌

射有能名六鎮之亂尚書令李崇廣陽王深北討天穆以太尉使
勞諸軍路出秀容見介朱榮深相結託約爲兄弟未幾改授別將
赴秀容爲榮腹心除并州刺史及榮赴洛天穆參其始謀莊帝踐
阼除太尉封上黨王徵赴京師後增封通前三萬戶尋監國史錄
尚書事開府世襲并州刺史初杜洛周鮮于修禮爲寇瀛冀諸州
人多避亂南向幽州前北平府王簿河間邢杲擁率部曲屯據鄭
城以拒洛周葛榮垂將三載及廣陽王深等敗後杲南度居青州
北海界靈太后詔流人所在皆置命屬郡縣選豪右爲守令以撫
鎮之時青州刺史元世儁表置新安郡以杲爲太守未報會臺申
休簡授郡縣以杲從子子瑤資蔭居前乃授河間太守杲深恥恨
於是遂反所在流人先爲土人陵忽聞杲起逆率來從之旬朔之
間衆踰十萬先是河南人常笑河北人好食榆葉故齊人號之爲

齧榆賊杲東掠光州盡海而還又破都督李叔仁軍詔天穆與齊
神武討大破之杲乃請降傳送京師斬之時元顥乘虛陷滎陽天
穆聞莊帝北巡自畢公壘北度會車駕於河內介朱榮以天時炎
熱欲還師天穆苦執不可榮乃從之莊帝還宮加太宰羽葆鼓吹
增邑通前七萬戶天穆以疎屬本無德望憑藉介朱爵位隆極當
時熏灼朝野王公已下每旦盈門受納財貨珍寶充積而寬柔容
物不甚見忌於時莊帝以其榮黨外示優寵詔天穆乘車馬出入
大司馬門天穆與榮相倚榮常以兄禮事之世隆等雖榮子姪位
遇已重天穆曾言其失榮卽加杖其相親任如此莊帝內畏惡之
與榮同時見殺節閔初贈丞相柱國大將軍雍州刺史假黃鉞謚
曰武昭子儼襲美才貌位都官尚書及齊受禪聞敕召假病遂怖
而卒

西河公敦平文帝之曾孫也道武初從征名冠諸將後從征中山所向無前明元時拜中都大官太武時進爵西河公寵遇彌篤卒子撥襲

司徒石平文帝之玄孫也有膽略從太武南討至瓜步山位尚書令雍州刺史歷北部侍郎華州刺史

武衛將軍謂烈帝之第四子也寬雅有將略常從道武征討有功除武衛將軍子烏真膂力絕人隨道武征伐屢有戰功官至鉅鹿太守子興都聰敏剛毅文成時爲河間太守賜爵樂城子爲政嚴猛百姓憚之獻文初以子不貴重進爵樂城侯謝老婦家帝益禮之賜几杖服物致膳於第其妻婁氏爲東陽王太妃卒追贈定州刺史河間公謚曰宣子提襲父侯爵提弟丕太武時從駕臨江賜爵興平子獻文卽位累遷侍中丞相乙渾謀反丕以奏聞詔收渾

誅之遷尚書令改封東陽公孝文時封東陽王拜侍中司徒公丕子超生車駕親幸其第以執心不二詔賜丕入八議傳示子孫犯至百聽斬戮責數恕之放其同籍丁口雜使役調求受復除若有姦邪人方便讒毀者卽加斬戮尋遷太尉錄尚書事時淮南王佗淮陽王尉元河東王苟頽並以舊老見禮每有大事引入禁中乘步挽杖於朝進退相隨丕佗元三人皆容貌壯偉腰帶十圍大耳秀眉鬚鬢斑白百寮觀瞻莫不祇聳唯苟頽小爲短劣姿望亦不逮之孝文文明太后重年敬舊存問周渥丕聲氣高朗博記國事饗宴之際恒居坐端必抗音大言叙列旣往成敗帝后敬納焉然諂事要人驕侮輕賤每見王獻符承祖常傾身下之時文明太后爲王獻造宅故亦爲造甲第第成帝后幸之率百官文武饗宴焉使尚書令王獻宣詔賜丕金印一紐太后親造勸誡歌辭以賜羣

官不上疏贊謝太后令曰臣哉隣哉隣哉君則亡逸於上臣則履水於下若能如此太平豈難致乎及丕妻段氏卒謚曰恭妃又特賜丕金券後例降王爵封平陽郡公求致仕詔不許及車駕南伐丕與廣陵王羽留守京師並加使持節詔丕羽曰留守非賢莫可太尉年尊德重位總阿衡羽朕之懿弟溫柔明斷故使二人留守京邑授以二節賞罰在手其祇允成憲以稱朕心丕對曰謹以死奉詔羽對曰太尉宜專節度臣但可副貳而已帝曰老者之智少者之決汝何得辭也及帝還代丕請作歌詔許之歌訖帝曰公傾朕還車故親歌述志今經構已有次第故暫還舊京願後時亦同茲適乃詔丕等以移都之事使各陳志燕州刺史穆熊進曰今四方未平謂可不移臣聞黃帝以天下未定故居于涿鹿既定亦遷于河南廣陵王羽曰臣思奉神規光崇丕業請決之卜筮帝

曰昔軒轅請卜兆龜焦乃問天老謂爲善遂從其言終致昌吉然則至人之量未然審於龜矣帝又詔羣臣曰昔平文皇帝棄背臈成營居盛樂道武神武應天遷居平城朕幸屬勝殘之運故宅中原北人比及十年使其徐移朕自多積倉儲不令窘乏前懷州刺史青龍前秦州刺史呂受恩等仍守愚固帝皆撫而答之辭屈退帝又將北巡丕遷太傅錄尚書事頻表固讓詔斷表啟就家拜受丕留守詔在代之事一委太傅賜上所乘車馬往來府省丕雅愛本風不達新式至於變俗遷洛改官制服禁絕舊言皆所不願帝亦不逼之但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至於衣冕已行朱服列位而不猶常服列在坐隅晚乃稍加弁帶而不能修飾容儀帝以丕年衰體重亦不疆責及罷降非道武子孫及異姓王者雖駁於公爵而利享封邑亦不快帝南征丕表乞少留思更圖後舉會司徒

馮誕薨詔六軍反旆丕又以熙薨于代都表求鑾駕親臨詔曰今洛邑肇構跂望成勞開闢暨今豈有以天子之重遠赴舅國之喪朕縱欲爲孝其如大孝何縱欲爲義其如大義何天下至重君臣道懸豈宜苟相誘引陷君不德令僕已下可付法官貶之又詔以丕爲都督領并州刺史後詔以并州畿甸改封新興公初李沖文德望所屬既當時貴要有杖情遂與子超娶沖子女卽伯尚妹也不前妻子隆同產數人皆與別居後得宮人所生同宅共產父子情因此偏丕父子大意不樂遷洛帝之發平城太子恂留於舊京及將還洛隆與穆泰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據涇北丕時以老居并州雖不預始計而隆超咸以告丕丕外慮不成口乃致難心頗然之及帝幸平城推穆泰等首謀隆兄弟並是黨丕亦隨駕至平城每於側問令丕坐觀與元業等兄弟並以謀逆有司奏處孥戮詔以

丕應連坐但以先許不死之詔躬非淩逆之身聽免死仍爲太原百姓其後妻二子聽隨隆超母弟及餘庶兄弟皆徙敦煌丕時年垂八十猶自平城力載隨駕至洛留洛陽帝每遣左右慰勉之乃還晉陽孝文崩丕自并來赴宣武引見之以丕舊老禮有加焉尋敕留洛陽後宴于華林都亭特令二子扶持坐起丕仕歷六世垂七十年位極公輔而還爲庶人然猶心戀京邑不能自絕人事詔以丕爲三老景明四年薨年八十二詔贈左光祿大夫冀州刺史謚曰平長子隆先以反誅隆弟乙升超亦同誅超弟儁邕並以軍功儁封新安縣男邕封涇縣男

淮陵侯大頭烈帝之曾孫也善騎射擢爲內三郎文成初封淮陵性謹密帝甚重之位寧北將軍卒贈高平公謚曰烈

河間公齊烈帝之玄孫也少雄傑魁岸太武征赫連昌太武馬蹶

賊逼帝齊以身蔽捍決死力戰賊乃退帝得上馬是日微齊帝幾至危殆帝以微服入其城齊固諫不許乃與數人從帝入城內既覺諸門悉閉帝及齊等因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槩上帝乘而上因此得拔於齊有力焉賜爵浮陽侯從征和龍以功拜尚書進爵爲公後與新興王俊討禿髮保周坐事免官爵宋將裴方明陷仇池太武復授齊前將軍與建興公古弼討之遂尅仇池威振羌氏復賜爵河間公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駱谷時保宗弟文德說閉險自固有期矣秦州主簿邊因知之密告齊晨詣保宗呼曰古弼至欲宜詔保宗出齊叱左右扶保宗上馬馳驛送臺諸氏遂推文德爲主求援於宋宋遣將房亮之符昭啖龍等率衆助文德齊擊斬殺龍禽亮之氏遂平以功拜內都大官卒謚敬王長子陵襲爵陵性抗直天安初爲乙潭所害陵弟蘭以忠謹見寵孝文初賜

爵建陽子卒於武川鎮將子志字猛略少清辯強幹歷覽書傳頗有文才爲洛陽令不避彊禦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俱入見面陳得失彪言御史中尉辟承華蓋駐論道劔鼓安有洛陽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普天之下誰不編戶豈有俯同衆官趨避中尉孝文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帝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彫巒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巒則鳳其在本枝也員外郎馮俊昭儀之弟恃勢恣搆所部里正志令主史收繫處刑除官由此忤旨左遷太尉主簿俄爲從事中郎車駕南征帝微服觀戰所有箭欲犯帝志以身鄣之帝便得免矢中志目因此一目喪明以志行恒州事宣武時除荊州刺史還朝御史中尉王顯奏志於在州日抑買良人爲婢兼乘請供朝會赦免明帝初兼廷尉卿

後除揚州刺史賜爵建忠伯志在州威名雖減李崇亦爲荆楚所
憚尋爲雍州刺史晚年耽好聲伎在揚州日侍側將百人器物珍
麗冠於一時及在雍州逾尚華侈聚斂無極聲名遂損及莫折念
生反詔志爲西征都督討之念生遣其弟天生屯龍口與志相持
爲賊所乘遂棄大衆奔還岐州賊遂攻城州刺史裴芬之疑城人
與賊潛通將盡出之志不聽城人果開門引賊鑠志及芬之送念
生見害節閔初贈尚書僕射太保

扶風公處真烈帝之後也少以壯烈聞位殿中尚書賜爵扶風公
委以大政甚見尊禮吐京胡曹僕渾等叛招引朔方胡爲援處真
與高涼王那等討滅之性貪婪在軍烈暴坐事伏法

文安公泥魏之疎族也性忠直有智畫道武厚遇之賜爵文安公
拜安東將軍卒子屈襲爵明元時居門下出納詔命性明敏善奏

事每合上旨賜爵元城侯加功勞將軍與南平公長孫嵩白馬侯
崔密等並決獄訟明元東巡命屈行右丞相山陽侯奚斤行左丞
相命掌軍國甚有聲譽後吐京胡與離石胡出以兵等叛置立將
校外引赫連屈丐屈都會稽劉絜永安侯魏勤捍之勤沒於陣絜
墜馬胡執送屈丐唯屈衆猶存明元以屈沒失二將欲斬之時并
州刺史元六頭荒淫怠事乃赦屈令攝州事屈嗜酒頗廢政事帝
積其前後失檻車徵還斬於市子磨渾少爲明元所知元紹之逆
也明元潛隱於外磨渾與叔孫詐云明元所在紹使帳下二人隨
磨渾往規爲逆磨渾旣得出便縛帳下詣明元斬之帝得磨渾大
喜因爲羽翼以勲賜爵長沙公并尚書出爲定州刺史卒
昭成皇帝九子庶長曰寔君次曰明元帝次曰秦王翰次曰闕婆
次曰壽鳩次曰紇根次曰地干次曰力真次曰窟咄

寔君性愚多不仁昭成季年符堅遣行其唐公符洛等來寇南境
昭成遣劉庫仁逆戰於石子嶺昭成時不勝不能親勒衆軍乃率
諸部避難陰山度漠北高車四面寇抄復度漠南符洛軍退乃還
雲中初昭成以弟孤讓國乃以半部授孤孤子斤失職懷怨欲伺
隙爲亂獻明皇帝及秦明王翰皆先終道武年甫五歲慕容厚子
闕婆等雖長而國統未定斤因是說寔君曰帝將立慕容所生欲
先殺汝是以頃來諸子戎服夜以兵仗進廬舍伺便將發時符洛
等軍猶在君子津夜常警備諸皇子挾仗仿惶廬舍寔君以斤言
爲信乃盡殺諸皇子昭成亦暴崩其夜諸皇子婦及宮人奔告洛
軍堅將李柔張蚝勒兵內逼部衆離散符堅聞之召燕鳳問其故
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及斤輟之長安寔君孫勿
期位定州刺史賜爵林慮侯卒子六狀真定侯

秦王翰少有高氣年十五便請征伐昭成壯之使領騎二千長統
兵號令嚴信多有尅捷建國十五年卒道武卽位追贈秦王謚曰
明子儀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美髯有筭略少能舞劔騎射絕人
道武幸賀蘭部侍從出入登國初賜爵九原公從破諸部有謀戰
功及帝將圖慕容垂遣儀觀釁垂問儀道武不自來之意儀曰先
人以來世據北土子孫相承不失其舊乃祖受晉正朔爵稱代王
東與燕世爲兄弟儀之奉命理謂非失垂壯其對因戲曰吾威加
四海卿主不自見吾云何非失儀曰燕若不修文德欲以兵威自
強此乃本朝將帥之事非儀所知也及還報曰垂死乃可圖今則
未可帝作色問之儀曰垂年已暮其子寶弱而無威謀不能決慕
容德自負才氣非弱主之臣釁將內起是可計之帝以爲然後改
封平原公道武征衛辰儀出別道獲衛辰尸傳首行宮帝大喜徙

封東平公命督屯田於河北自五原至稠陽塞外分農稼大得人
心慕容寶之寇五原儀躡據朔方要其還路及并州平儀功多遷
尚書令從圍中山慕容德敗也帝以普麟妻周氏賜儀并其僮僕
財物尋遷都督中外諸軍事左丞相進封衛王中山平復遣儀討
鄴平之道武將還代都置中山行臺詔儀守尚書令以鎮之遠近
懷附尋徵儀以丞相入輔又從征高車儀別從西北破其別部又
從討姚平有功賜以絹布綿牛馬羊等儀膂力過人弓力將十石
陳留公虔稍大稱異時人云衛王弓桓王稍太武之初育也道武
喜夜召儀入曰卿聞夜喚乃不恠懼乎儀曰恠則有之懼實無也
帝告以太武生賜儀御馬御帶縑錦等先是上谷侯岌張袞代郡
許謙等有名于時初來入軍聞儀待士先就儀儀並禮之共談當
世之務謙等三人曰平原公有大才不世之略吾等宜附其尾道

武以儀器望待之尤重數幸其第如家人禮儀矜功恃寵遂與宜
都公穆崇伏甲謀亂崇子逐留在伏士中道武召之將有所使逐
留聞召恐發踰墻告狀帝祕而恕之天賜六年天文多變占者云
當有逆臣伏尸流血帝惡之頗殺公卿欲以厭當天災儀內不自
安單騎遁走帝使人追執之遂賜死葬以百姓禮儀十五子纂五
歲道武命養於宮中恩與諸皇子同太武踐祚除定州刺史封中
山公進爵爲王賜步挽几以優異之纂好酒愛妓政以賄成太武
殺其親嬖人後悔過修謹拜內大將軍居官清約簡慎更稱廉平
纂於宗屬最長宗室有事咸就諮焉薨謚曰簡纂弟良性忠篤明
元追錄儀功封南陽王以紹儀後良弟幹善弓馬以騎從明元於
白登之東北有雙鴟飛鳴於上帝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鴟旋飛稍
高幹以二箭下雙鴟帝賜之御馬弓矢金帶一以旌其能軍中於

是號幹爲射鴟都將從太武南巡進爵新蔡公文成卽位拜都官尚書卒謚曰昭子禎膽氣過人太武時爲司衛監從征蠕蠕忽遇賊別部多少不敵禎乃就山解鞍放馬以示有伏賊果疑而避之孝文初賜爵沛郡公後拜南豫州刺史大胡山蠻時鈔掠前後守牧多羈縻而已禎乃召新蔡襄城蠻首使之觀射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禎自發數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而射先出一囚犯死罪者使參射限命不中禎卽責而斬之蠻魁等伏伎畏威相視股慄又預敎左右取死囚十人皆著蠻衣云是鈔賊禎乃臨坐僞舉目瞻天微有風動禎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鈔賊入境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卽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禎告諸蠻曰爾鄉里作賊如此合死以不蠻等皆叩頭曰合萬死禎卽斬之因慰喻遣還自是境無暴掠淮南人相率投附者三千餘家置之城

東汝水之側名曰歸義坊初豫州城豪胡丘生數與外交通及禎爲刺史丘生嘗有犯懷恨圖爲不軌詐以婚進城人告云刺史欲遷城中大家送之向代共謀翻城城人石道起以事密告禎速掩丘生并諸預謀者禎曰吾不負人人何以叛但丘生誑誤若卽收掩衆必大懼吾靜以待之不久自當悔服語未訖而城中三百人自縛詣州門陳丘生誑誑之罪而丘生單騎逃走禎恕而不問後徵爲都牧尚書卒贈侍中儀同三司謚簡公有八子第五子瑞初瑞母尹氏有娠致傷後晝寢夢一老翁具衣冠告之曰吾賜汝一子汝勿憂也寤而私喜又問筮者筮者曰大吉未幾而生瑞禎以爲協夢故名瑞字天賜位大中大夫卒贈太常卿儀弟烈剛武有智略元紹之逆百寮莫敢有聲唯烈行出外詐附紹募執明元紹信之自延秋門出遂迎立明元以功進爵陰平王薨謚曰熹子求

襲弟道子位下大夫道子子洛位羽林幢將洛子乞中散大夫乞子晏孝靜初累遷吏部尚書平心不撓時論稱之出爲瀛州刺史在任未幾百姓欣賴蔣天樂之逆見引詔錄送定州賜死晏好集圖籍家書多祕閣諸有假借咸不逆其意亦以此見稱烈弟觚勇烈有膽氣少與兄儀從道武侍衛左右使於慕容垂垂末年政在羣下遂止觚以求賂道武絕之觚率左右馳還爲垂子寶所執垂待之更厚因留心學業誦讀經書數十萬言垂國人咸稱重之道武之討中山慕容普麟遂害觚以固衆心帝聞之哀慟及平中山發普麟塚斬其尸收議害觚者傅高霸程同等皆夷五族以大刃剗殺之乃葬觚追謚秦愍王封子夔爲豫章王以紹觚

常山王遵壽鳩之子也少而壯勇不拘小節道武初有佐命勲賜爵略陽公慕容寶之敗也別率騎七百邀其歸路由是有參合之捷及平中山拜尚書左僕射加侍中領勃海之合口及博陵勃海羣盜起遵討平之遷州牧封常山王遵好酒色天賜四年坐醉亂失禮於太原公主賜死葬以百姓禮子素明元從母所生特見親寵太武初復襲爵休屠郁原等叛素討之斬渠率徙千餘家於涿鹿之陽立平原郡以處之及平統萬以素有威懷之略拜假節征西大將軍以鎮之後拜內都大官文成卽位務崇寬政罷諸雜調有司奏國用不足固請復之唯素曰臣聞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帝善而從之素宗屬之懿又年老帝每引入訪以政事固辭疾歸第雅性方正居官五十載終始若一時論賢之薨謚曰康陪塋金陵配饗廟廷長子可悉陵年十七從太武獵逐一猛獸隣遂空手搏之以獻帝曰汝才力絕人當爲國立功立事勿如此也卽拜內行阿干又從平涼州沮渠茂虔令一驍將與陵相擊兩槩皆折陵抽

箭射之墜馬陵恐其救至未及拔劍以刃子戾其頸使身首異處
帝壯之即日拜都幢將封暨陽子卒于中軍都將弟陪斤襲爵坐
事國除陪斤子昭小字阿倪尚書張彝引兼殿中郎孝文將爲齊
郡王蘭舉哀而昭乃作宮懸帝大怒詔曰阿倪愚騃誰引爲郎於
是黜彝白衣守尚書昭遂停廢宣武時昭從弟暉親寵用事稍遷
左丞宣武崩于忠執政昭爲黃門郎又曲事之忠專權擅威枉陷
忠賢多昭所指導也靈太后臨朝爲尚書河南尹聾而佞戾理務
峭急所在患之尋出爲雍州刺史在州貪虐大爲人害後入爲尚
書諂事劉騰進號征西將軍卒贈尚書左僕射納貨元又所以
贈禮優越子元字彥道以節儉知名孝莊時爲洛陽令及節閔卽
位玄上表乞葬莊帝時議善之後除尚書左丞孝武帝卽位以孫
騰爲左僕射騰卽齊神武心膂仗入省玄依法舉劾當時咸爲玄

懼孝武重其強正封臨淄縣子及從入關封陳郡王位儀同三司
加開府薨謚曰平昭弟紹字醜倫少聰慧遷尚書右丞紹斷決不
避強禦宣武詔令檢趙修獄以修佞幸因此遂加杖罰令其致死
帝責紹不重聞紹曰修姦佞甚於董賢臣若不因釁除之恐陛下
復被哀帝之名以其言正遂不罪焉及出廣平王懷拜紹賀曰阿
翁乃皇家之正直雖朱雲汲黯何以仰過紹曰但恨戮之稍晚以
爲愧耳卒於涼州刺史陪斤弟忠字仙德以忠謹聞孝文時累遷
右僕射賜爵城陽公加侍中鎮西將軍有翼贊之勤百寮咸敬之
太和四年病篤辭退養疾於高柳輿駕親送都門之外羣寮侍臣
執別者莫不涕泣及卒皆悼惜之謚曰宣命有司爲立碑銘子盛
字始興襲爵位謁者僕射卒子懋字伯邕襲爵降爲侯從駕入關
封北平王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曰貞慧子陟字景升開府儀同三

司弟順字敬叔從孝武入關封濮陽王位侍中及武帝崩祕未發喪諸人多舉廣平王爲嗣順於別室垂棘謂周文曰廣平雖親年德並茂不宜居大寶周文深然之因宣國諱上南陽王尊號以順爲中尉行雍州事又加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順善射初孝武在洛於華林園戲射以銀酒卮容二升許懸於百步外命善射者十餘人共射中者卽以賜之順發矢卽中帝大悅并賞金帛順仍於箭孔處鑄一銀童足踏金蓮手持刻炙遂勒背上序其射工子偉字大猷有清才大統十六年封南安郡王及尉遲迥伐蜀以偉爲司錄書檄文言皆偉所爲六官建拜師氏下大夫改淮南縣公周明帝初拜師氏中大夫受詔於騏驎殿刊正經籍建德中累遷小司寇爲使主報聘於齊是秋武帝親戎東討偉遂爲齊所留齊平偉方見釋加授上開府後除襄州刺史位大將軍偉性溫柔好

虛靜篤學愛文初自鄴還庾信贈其詩曰梁亡垂棘反齊平寶鼎歸爲辭人所重如此後疾卒盛弟壽興少聰慧好學宣武初爲徐州刺史在官貪虐失於人心其從兄侍中暉深害其能因譖之於帝詔尚書崔亮馳驛檢覈亮發日受暉旨遂鞭撻三寡婦令其自誣稱壽興壓已爲婢壽興終恐不免乃令其外弟中兵參軍薛修義將車十乘運小麥經其禁之旁壽興因踰牆出修義以大木函盛壽興其上加麥載之而出遂至河東匿修義家逢赦乃出見帝自陳爲暉所譖帝亦更無所責初壽興爲中庶子時王顯在東宮賤因公事壽興杖之四十及顯有寵爲御史中尉奏壽興在家每有怨言誹謗朝廷因帝極飲無所覺悟遂奏其事命帝注可直付壽興賜死帝書半不成字當時見者亦知非本心但懼暉等威不敢申拔及行刑日顯自往看之壽興命筆自作墓誌銘曰洛陽男

子姓元名景有道無時其年不永餘文多不載顧謂其子曰我棺中可著百張紙筆兩枚吾欲訟顯於地下若高祖之靈有知百日內必取顯如遂無知亦何足戀及宣武崩顯尋被殺壽興之死時論亦以爲前任中尉彈高闕讒諷所致靈太后臨朝三公郎中崔鴻上疏理壽興詔書追雪贈豫州刺史謚曰莊子最字幹從孝武入關封洛平王位侍中兼尚書左僕射加特進闕壽興弟益生少亡子毗字休弼武帝之在藩邸少親之及卽位出必陪乘入於臥內及帝與齊神武有隙時議者各有異同或勸天子入夷或言與齊神武決戰或云奔梁唯毗數人以關中帝王桑梓殷勤叩頭請西入策功論賞毗與領軍斛斯椿等十三人爲首封魏郡王時王者邑止一千戶唯毗邑一千五百齊神武宣告關東云將天子西入事起元毗雖百赦不在原限薨謚曰景子諱忠弟德封河間公

卒於鎮南將軍贈曹州刺史德子惺潁川太守卒於光州刺史謚曰恭子疑字子仲孝武初授兗州刺史于時城人王奉伯等相扇謀逆棄城出走懸門發斷疑要而出詔齊州刺史尉景本州刺史蔡儁各部在州士往討之疑返復任封濮陽縣伯孝靜時轉尚書令攝選部疑雖居重任隨時而已薨於瀛州刺史贈司徒公謚曰靖懿惺弟暉字景襲少沉敏頗涉文史宣武卽位爲給事黃門侍郎初孝文遷洛舊貴皆難移時欲和衆情遂許冬則居南夏便居北宣武頗惑左右之言外人遂有還北之問至乃榜賣田宅不安其居暉乃請問言事具奏所聞曰先皇移都以百姓戀土故發冬夏二居之詔權寧物意耳乃是當時之言先皇深意且比來遷人安居歲久公私計立無復還情伏願陛下終高祖既定之業勿信邪臣不然之說帝納之再遷侍中領右衛將軍雖無補益深被親

寵凡在禁中要密之事暉別奉旨藏之於櫃唯暉入乃開其餘侍中黃門莫有知者侍中盧昶亦蒙恩賜故時人號曰餓彪將軍饑鷹侍中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官職各有差天下號曰市曹出爲萬州刺史下州之日連車載物發信都至湯陰間首尾相屬道路不斷其車少脂角卽於道上所逢之牛生截取角以充其用暉檢括丁戶聽其婦首出調絹五萬匹然聚斂無極百姓患之明帝初徵拜尚書左僕射詔攝吏部選事後詔暉與任城王澄京兆王愉東平王匡共決門下大事暉又上書論政要其一曰御史之職務使得賢必得其人不拘階秩久於其事責其成功其二曰安人寧邊觀時而動頃來邊將亡遠大之略貪萬一之功楚梁之好未聞而蠶婦之怨屢結斯乃庸人所爲銳於姦利之所致也平吳之計自有良圖

不在於一城一戍也又河北數州國之基本饑荒多年戶口流散方今境上兵復徵發卽如此日何易舉動愚謂數年以來唯宜靜邊以息召役安人勸農惠此中夏請嚴敕邊將自今有賊戍求內附者不聽輒遣援接皆須表聞違者雖有功請以違詔書論三曰國之資儲唯藉河北饑饉積年戶口逃散生長姦詐因生隱藏出縮老小妄注死失收人租調割入於己人困於下官損於上自非更立權制善加檢括損耗之來方在未已請求其議明宣條格帝納之暉雅好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名爲科錄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迄於晉凡十四代暉疾篤表上之卒賜東園祕器贈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空公謚曰文憲將葬給羽葆班劔鼓吹二十人羽林百二十人子弼字宗輔性和厚美容儀以莊帝舅子壻特封廣川縣子天平初累遷尚書令弼

妹爲孝武所納以親情見委禮遇特隆歷中書監錄尚書事位特進宗師齊受禪除左光祿大夫天保三年卒十年諸子與諸兄同誅死弼弟子士將有巧思至齊武成時位將作大匠德弟贊頗有名譽好陳軍國事宜初置司州以贊爲刺史賜爵上谷侯孝文戒贊化畿甸可宣孝道必令風教洽和文禮大備自今有不孝不悌者比其門櫛以刻其柱又詔曰司州刺史官尊位重職總京畿選屬懿親以允具瞻之望但諸王年少未閑政體故以授贊庶能助暉道化今司州始立郡縣初置公卿已下皆有本屬可人率子弟用相展敬於是賜名曰贊詔贊乘步挽入殿門加太子少師遷左僕射孝文將謀遷洛諸公多異同唯贊贊成大策帝每歲南伐執手寄以後事卒贈衛將軍僕射如故後以留守贊輔之功進封晉陽縣伯贊弟淑字買仁彎弓三百斤善騎射孝文時爲河東太守

河東俗多商賈罕事農桑人至有年三十不識耒耜淑下車勸課躬往教示二年間家給人足爲之謠曰秦州河東杼柚代春元公至止田疇始理卒於平城鎮將謚曰靜有七子季海字元泉兄弟中最有名譽位洛州刺史季海妻司空李沖之女莊帝從母也賜爵唐郡君政在介朱禍難方始勸季海爲外官以避纖介及孝莊之難季海果以在藩得免從孝武入關封馮翊王位中書令雍州刺史遷司空病薨謚曰穆子亨字德良一名孝才遇周齊分隔時年數歲與母李氏在洛陽齊神武以亨父在關中禁固之其母遂稱凍餒得就食湯陰託大豪李長壽攜亨及孤姪數人得至長安周文以功臣子甚禮之大統末襲爵馮翊王累遷勳州刺史改封平涼王周受禪例降爲公隋文帝受禪自洛州刺史徵拜太常卿尋出爲衛州刺史在職八年風化大洽以老病乞骸骨吏人詣闕

上表請留上嗟歎者久之其年亨以篤疾重請還京上令使者致醫藥問動靜相望於道卒于家謚曰宣

陳留王虔紇根之子也登國初賜爵陳留公與衛王儀破黜弗部從攻衛辰慕容寶來寇虔絕其左翼寶敗垂恚憤來桑乾虔勇而輕敵於陳戰沒虔姿貌魁傑武力絕倫每以矛細短大作之猶患其輕復綴鈴於刃下其弓力倍加常人以其殊異代京武庫常存而志之虔常以稍刺人遂貫而高舉又嘗以一手頓稍於地馳馬僞退敵人爭取引不能出虔引弓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搖稍之徒亡魂而散徐乃令人取稍而去每從征討及爲偏將常先登陷陣勇冠當時敵無衆寡莫敢抗其前者及薨舉國悲歎爲之流涕道武追惜傷慟者數焉追謚陳留桓王配饗廟廷封其子悅爲朱提王悅外和內佞道武常以桓王死王事特加親寵爲左將軍襲封

後爲宗師悅恃寵驕矜每謂所親王洛生之徒言曰一旦宮車晏駕吾止避衛公除此誰在吾前衛王儀美髯爲內外所重悅故云初姚興之贖狄伯支悅送之路由雁門悅因背誘姦豪以取其意後遇事譴逃亡投雁門規收豪傑欲爲不軌爲土人執送帝怒而不罪明元卽位引悅入侍仍懷姦計說帝云京師雜人不可保信宜誅其非類者又云雁門人多詐并可誅之欲以雪其私忿帝不從悅內自疑懼懷刃入侍謀爲大逆叔孫俊疑之竊視其懷有刃執而賜死弟崇太武詔令襲桓王爵崇性沉厚初衛王死後道武欲敦宗親之義詔引諸王子弟入宴常山王素等三十餘人咸謂與衛王相坐疑懼皆出逃遁將奔蠕蠕唯崇獨至道武見之甚悅厚加禮賜遂寵敬之素等於是亦安久之拜并州刺史有政績從征蠕蠕別督諸軍出大澤越涿耶山威懾漠北薨謚曰景王子建

襲降爵爲公位鎮北將軍懷荒鎮軍大將卒建子琛位恒肆二州
刺史琛子翌尚書左僕射翌子暉暉字叔平鬚眉如畫進止可觀
好涉獵書記少得美名於京下周文禮之命與諸子遊處每同硯
席情契甚厚再遷武伯下大夫時突厥屢爲寇患朝廷將結和親
令暉買錦綵十萬使突厥暉說以利害可汗大悅遣其名王隨獻
方物俄拜儀同三司周武帝之娉突厥后令暉致禮授開府轉司
憲大夫及平關東使暉安集河北封義寧子隋文帝總百揆加上
開府進爵爲公開皇初拜都官尚書兼領太僕奉詔決杜陽水灌
三畝原溉馬鹵之地數千頃人賴其利再遷兵部尚書監漕渠之
役未幾坐事免頃之拜魏州刺史頗有惠政後以疾去職卒于京
師帝嗟悼久之敕鴻臚監護喪事謚曰元子肅嗣位光祿大夫肅
弟仁器性明敏位日南郡丞建弟嫡子祚字龍壽宣武校藝每於

歲暮詔令教習講武初建以子罪失爵祚欲求本封有司奏聽祚
襲公以王爵不輕共求更議詔從之卒于河州刺史節閔時贈侍
中尚書僕射虔兄顓性嚴重少言道武常敬之雅有謀策從平中
山以功賜爵蒲城侯特見寵厚給鼓吹羽儀禮同岳牧莅政以威
信著稱居官七年乃以元易干代顓爲郡時易干子萬言得寵於
道武易干恃其子輕忽於顓不告其狀輕騎卒至排顓墜牀而據
其坐顓不知代已謂以罪見捕旣而知之恥其侮慢謂易干曰我
更滿被代常也汝無禮見辱豈可容哉遂搏而殺之以狀具聞道
武壯之方言累以訴情乃詔顓贖顓乃自請罪道武赦之復免
其贖病卒子崙太武時襲父爵以功除統萬鎮將後從永昌王仁
南征別出汝陰濟淮宋將劉康祖屯於慰武亭以邀軍路師人患
之崙曰今大風旣勁若令推草車方軌並進乘風縱烟火以精兵

自後乘之破之必矣從之斬康祖傳首行宮文成卽位除秦州刺史進爵隴西公卒謚曰定公子琛襲爵

毗陵王順地干之子也性疎狠登國初賜爵南安公及道武討中山留順守京師栢肆之敗軍人有亡婦者言大軍奔散不知帝所在順聞之欲自立納莫題諫乃止時賀力眷等聚衆作亂於陰館順討之不尅乃從留官自白登南入繁時故城阻灑水爲固以寧人心道武善之進封爲王位司隸校尉道武好黃老數召諸王及朝臣親爲說之在坐莫不祇肅唯順獨坐竦不顧而唾帝怒廢之以王薨於家

遼西公意烈力真之子也先没于慕容垂道武征中山棄妻子迎於井陘及平中原有戰獲勲賜爵遼西公除廣平太守時和跋爲鄴行臺意烈性雄耿自以帝屬恥居跋下遂陰結徒黨將襲鄴發

覺賜死子拔干博知古今父雖有罪道武以拔干宗親委之心腹有計略屢效忠勤明元踐阼除勃海太守吏人樂之賜爵武遂子轉平原鎮將得將士心卒謚曰靈公子受洛襲進爵武邑公卒子叱奴武川鎮將叱奴子洪超頗有學涉大乘賊亂之後詔洪超持節兼黃門侍郎綏慰異部還上言異土寬廣界去州六七百里負海險遠宜分置一州鎮遏海曲朝議從之後遂立滄州卒於北軍將光祿大夫意烈弟勃善射御以勲賜爵彭城公卒謚曰陪關葬金陵長子粟襲太武時督諸軍屯漠南蠕蠕表聞粟亮直善馭衆撫恤將士必與之同勞逸征和龍以功進封爲王薨陪葬金陵粟弟昆少善弓馬太武嘉之會有諸方使命渾射獸三頭發皆中時舉坐咸以爲善及爲宰官尚書頗以驕縱爲失坐事免徙長社爲人所害子庫汗爲羽林中郎將從北巡有兔起乘輿前命庫汗射

之應弦而斃太武悅賜一金免以旌其能文成起景穆廟賜爵陽
豐侯獻文卽位復造文成廟拜殿中給事進爵爲公庫汗明於斷
決每奉使察行州鎮折獄以情所歷皆稱之秦州父老詣闕乞庫
汗爲刺史者前後千餘人朝廷許之未及遣遇病卒于古辰襲
窟咄昭成崩後符洛以其年長逼徙長安符堅禮之教以書學因
亂隨慕容永東遷永以爲新興太守劉顯之敗遣弟亢湓等迎窟
咄遂逼南界於是諸部騷動道武左右于桓等謀應之同謀人單
烏干以告帝帝慮駭人心沉吟未發後三日桓以謀白其舅穆崇
又告之帝乃誅桓等五人餘莫題等七姓悉原不問帝慮內難乃
北踰陰山幸賀蘭部遣安同及長孫漫徵兵於慕容垂賀曼亡奔
窟咄安同間行遂達中山慕容垂遣子賀麟步騎六千以隨之安
同與垂使人蘭紇俱還達牛川窟咄兄子意烈捍之安同乃隱藏
於商賈囊中至暮乃入空井得免仍奔賀麟軍旣不至而稍前逼
賀淦干賀染干陰懷異端乃爲窟咄來侵北部人皆驚駭莫有固
志於是北部大人叔孫普洛節及諸烏丸亡奔衛辰賀麟聞之遽
遣安同朱譚等來旣知賀麟軍送衆乃少定道武自弩山幸牛川
窟咄進屯高柳道武復使安同詣賀麟因尅會期安同還帝踰參
合出代北與賀麟會於高柳窟咄窮迫望旗奔走遂爲衛辰殺之
帝悉收其衆賀麟執帝別歸中山

論曰魏氏始自幽都肇基帝業上谷公等分枝若木疏派天潢或
績預經綸大開土宇或迹同凶悖自致殲夷其禍福之來唯人所
召至如神武之不事黃屋高揖萬乘義感國祚隆帝統太伯延
陵未足多也高涼讓國之胤子那猛壯之風或大位未加或功不
贖罪褒德圖勞其義爲闕松滋氣幹相承聲迹俱顯天穆得不以

道任過其量持盈必悔殺身為幸武衛父子兼將不略始見器重
終以姦棄不足觀矣河間扶風武烈宣著宗子之可稱乎衛王英
風猛概折衝見重謀之不臧卒以自喪秦王體度恢偉陳留膽氣
絕倫亡身強寇志力不展惜哉常山勇冠戚屬與魏升降亦以優
乎陰平忠烈蒲陰器宇榮寵兼萃蓋有由焉毗陵疎佷遼西狷介
全身保位固亦難矣符堅之輟寔君衛辰之誅窟咄逆子賊臣蓋
亦天下之惡一焉

北史卷十五

列傳第三終

西川屯鳳崗
氏甫南南

北史卷十六

列傳第四

西川屯鳳崗
氏甫南南

道武七王

明元六王

太武五王

道武皇帝十男宣穆劉后生明元皇帝賀夫人生清河王紹大王
夫人生陽平王熙王夫人生河南王曜河間王修長樂王處文二
王母氏闕段夫人生廣平王連京兆王黎皇子渾及聰母氏並闕
皆早薨無傳

清河王紹字受洛拔天興六年封性兇佞險悖好劫剝行人斫射
犬豕以為戲樂有孕婦紹剖觀其胎道武嘗怒之倒懸井中垂死
乃出明元常以義方責之由此不協而紹母賀夫人有譴帝將殺

之會日暮未決賀氏密告急於紹紹乃與帳下及宦者數人踰宮
犯禁帝驚起求弓刀不及暴崩明日宮門至日中不開紹稱詔召
百寮於西宮端門前北面紹從門扇間謂曰我有父亦有兄公卿
欲從誰也王公以下皆失色莫有對者良久南平公長孫嵩曰臣
等不審登遐狀唯陰平公元烈哭泣而去於是朝野兇兇人懷異
志肥如侯賀護舉烽於安陽城北故賀蘭部人皆往赴之其餘舊
部亦率子弟招集故人徃徃相聚紹聞人情不安乃出布帛班賜
王公以下先是明元在外聞變乃還潛于山中使人夜告北新侯
安同衆皆響應衛士執送紹於是賜紹母子死誅帳下閹宦宮人
爲內應者十數人其先犯乘輿者羣臣於城南都街生鬻食之紹
時年十六紹母卽獻明皇后妹也美而豔道武如賀蘭部見而悅
之告獻明后請納焉后曰不可此過美不善且已有夫帝密令人

殺其夫而納之生紹終致大逆焉

陽平王熙天興六年封聰達有雅操明元練兵於東部詔熙督十
二軍校閱甚得軍儀賞賜隆厚泰常六年薨帝哀慟不已長子佗
襲爵佗性忠厚武藝無過者後改封淮南王鎮武牢威名甚著孝
文時位司徒賜安車几杖入朝不趨太和十二年薨時孝文有事
太廟始薦聞之廢祭輿駕親臨哀慟禮賵有加謚曰靖王世子吐
万早卒子僖王顯襲祖爵薨子世遵襲孝明時爲荊州刺史在邊
境前代以來互相抄掠世遵到州不聽侵擾其弟均時在荊州爲
朝陽戍主有南戍主妻三月三日遊戲沔水側均輒遣部曲掠取
世遵聞之責均遂移還本戍吳人感荷後頗行貨賄散費邊儲是
以聲名有損薨於定州刺史謚曰康王吐万弟鍾葵早卒長子法
壽累遷安州刺史法壽先令所親微服入境觀察風俗下車使大

行賞罰於是境內肅然後於河陰遇害子慶智性貪鄙爲太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然後判或十數錢或二十錢得便取之府中號爲十錢主簿法壽弟法僧位益州刺史殺戮自任威怒無恒王賈諸姓州內人士法僧皆召爲卒伍無所假縱於是合境皆反招引外寇後拜徐州刺史法僧本附元又以驕恣恐禍及已將謀爲逆時領主書兼舍人張文伯奉使徐州法僧謂曰我欲與卿去危就安能從我否文伯曰安能棄孝義而從叛逆也法僧將殺之文伯罵曰僕寧死見文陵松柏不能生作背國之虜法僧殺之孝昌元年法僧殺行臺高諒反於彭城自稱尊號改元天啟大軍致討法僧奔梁其武官三千餘人戍彭城者法僧皆印額爲奴逼將南度梁武帝授法僧司空封始安郡王尋改封宋王甚見優寵又進位太尉仍立爲魏王不行授開府儀同三司郢州刺史乃徵爲太尉

卒於梁謚曰襄厲王子景仲景隆初封丹陽公位廣州刺史徙徐州改封彭城王丁父憂襲封宋王又爲廣州刺史卒梁復以景仲爲廣州刺史封枝江縣公侯景作亂遣誘召之詐奉爲主景仲將應之爲西江督護陳霸先所攻乃縊而死

河南王暉天興六年封五歲嘗射雀於道武前中之帝驚歎焉及長武藝絕人與陽平王熙等並督諸軍講武衆咸服其勇薨長子提襲驍烈有父風改封潁川王迎昭儀于塞北時年十六有夙成之量殊域敬焉後改封武昌累遷統萬鎮都大將甚見寵待薨謚曰成王長子平原襲爵忠果有智略爲齊州刺史善於懷撫孝文時祆賊司馬小君自稱晉後屯聚平陵年號聖君平原身自討擊禽小君送京師斬之又有祆人劉舉自稱天子復討斬之時歲頻不登齊人饑饉平原以私米三千餘斛爲粥以全人命北州戍卒

一千餘人還者皆給路糧百姓咸稱詠之遷征南大將軍開府雍州刺史鎮長安薨謚曰簡王長子和字善意襲爵初和聘乙氏公主女爲妃生子顯薄之以公主故不得遣出因忿遂自落髮爲沙門旣不幸其母乃捨顯以爵讓其次弟鑒鑒固辭公主以其外孫不得襲爵訴於孝文孝文詔鑒終之後令顯襲爵鑒乃受之鑒字紹達沈重少言寬和好士爲齊州刺史時革變之始鑒上書遵孝文之旨採齊之舊風軌制粲然皆合規矩孝文下詔褒美班之天下一如鑒所上齊人愛詠咸曰耳目更新孝文崩後和罷沙門婦俗棄其妻子納一寡婦曹氏爲妻曹氏年長大和子五歲攜男女五人隨鑒至歷城干亂政事和與曹及五子七處受納鑒皆順其意言無不從於是獄以賄成取受狼籍齊人苦之鑒名大損轉徐州刺史屬徐兗大水人多饑餓鑒表加賑恤人賴以濟先是京兆

王愉爲徐州王旣年少長史盧陽烏寬以馭下郡縣多不奉法鑒表梁郡太守程靈虬虐政殘民盜寇並起詔免靈虬於是徐境肅然薨謚悼王和與鑒子伯崇競求承襲詔聽和襲位東郡太守先是郡人孫天恩家豪富嘗與和爭地遣奴客打和垂死至此和誣天恩與北賊來徃父子兄弟一時俱戮資財田宅皆沒於官天恩宗從欲詣闕訴寃以和元又之親不敢告列和語其郡人曰我覓一州亦應可得念此小人痛入骨髓故乞此郡以報宿怨此後更不求富貴識者曰王當沒於此矣薨贈相州刺史

河間王修天賜四年封薨無子太武詔河南王曜子羯兒襲改封略陽王正平初有罪賜死爵除

長樂王處文天賜四年封聰辯夙成年十四薨明元悼傷之自小斂至塋常親臨哀慟陪塋金陵無子爵除

廣平王連天賜四年封薨無子太武以陽平王熙第二子渾爲南平王以繼連後渾好弓馬射鳥輒歷飛而中之日射兔得五十頭太武嘗命左右分射勝者中的籌滿詔渾解之三發皆中帝大悅器其藝能常引侍左右累遷涼州鎮將都督西戎諸軍事領護西域校尉恩著涼土更滿還京父老皆涕泣追送如違所親薨子飛襲後賜名霄身長九尺腰帶十圍容貌魁偉雅有風則貞白卓然好直言正諫朝臣憚之孝文特垂欽重除宗正卿詔曰自今奏事諸臣相稱可云姓名唯南平王一人可直言其封遷左光祿大夫薨賜東園第一祕器孝文總衰臨霄喪宴不舉樂謚曰安王子纂襲

京兆王黎天賜四年封薨子吐根襲改封江陽王薨無子獻文以南平王霄第二子繼字世仁爲後襲封江陽王宣武時爲青州刺史

史爲家僮取人女爲婦妾又以良人爲婢爲御史所彈坐免官爵及靈太后臨朝繼子又先納太后妹復繼本封後徙封京兆王歷司徒加侍中繼孝文時已歷內外顯任靈太后臨朝入居心膂歷轉台司頻表遜位轉太保侍中如故加前後部鼓吹詔以至節禮有朝慶繼位高年宿可依齊郡王簡故事朝訖引坐免其拜伏轉太傅侍中如故時又執殺生之權拜受之日送者傾朝有識者爲之致懼又詔令乘步挽至殿廷兩人扶侍禮與丞相高陽王埒後除使持節侍中太師太將軍錄尚書事大都督節度西道諸軍事及出師車駕臨餞傾朝祖送尋加太尉公及班師繼啟求還復封江陽詔從之旣晚更貪憚牧守令長新除赴官無不受納貨賄以相託付妻子各別請屬至乃郡縣微吏亦不獲平心選舉憑又威勢法官不敢糺擿天下患之又黜繼廢於家初介朱榮之爲直寢

數以名馬奉又又接以恩意榮甚德之建義初復以繼爲太師司
州牧永安二年薨贈假黃鉞都督九州諸軍錄尚書事大丞相如
故謚曰武烈又字伯儁小字夜叉靈太后臨朝以又妹夫除通直
郎又妻封新平君後遷馮翊君拜女侍中又女天靈太后詔贈鄉
主又累加侍中領軍將軍旣在門下兼總禁兵深爲靈太后所信
委太傅清河王懌以親賢輔政每欲斥黜之又遂令通直郎宋維
告司染都尉韓文殊欲謀逆立懌懌坐禁止後窮案無實懌雖得
免猶以兵衛守於宮西別館久之又恐懌終爲已害乃與侍中劉
騰密謀詐取主食中黃門胡度胡定列誣懌云貨度等金帛令以
毒藥置御食中以害帝騰以具奏明帝信之乃御顯陽殿騰閉永
巷門靈太后不得出懌入遇又於含章殿後命宗士及直齋執懌
衣袂將入含章東省騰稱詔集公卿議以大逆論咸畏又無敢異

者唯僕射游肇執意不同又騰持公卿議入奏夜中殺懌於是假
爲靈太后辭遜詔又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輔政常直禁中明帝
呼爲姨父自後百寮重跡後帝徙御徽音殿又亦入居殿右曲盡
佞媚遂出入禁中恒令勇士持刀劍以自先後又於千秋門外廠
下施木關檻有時出入止息其中腹心防守以備竊發初又之專
政矯情自飾勞謙待士得志之後便自驕愎耽酒好色與奪任情
乃於禁中自作別庫掌握之寶充牣其中又曾臥婦人於食輿以
帊覆之輿入禁內出亦如之直衛雖知莫敢言者姑姊婦女朋姪
無別政事怠墮綱紀不舉州鎮多非其人於是天下遂亂矣又知
自不法恐被廢黜乃陰遣弟洪業召武州人姬庫根等與之聚宴
遂爲誓盟欲令爲亂朝廷必以已爲大將軍往伐因以共爲表裏
如此可得自立根等然其言乃厚遺根等遣還州與洪業買馬從

劉騰死後防衛微緩又頗亦自寬時宿於外每日出遊留連他邑靈太后微察知之正光五年秋靈太后對明帝謂羣臣求出家於嵩山閑居寺欲自下髮帝與羣臣大懼叩頭涕泣遂與太后密謀圖之乃對又流涕叙太后欲出家憂怖之心又乃勸帝從太后意於是太后數御顯陽二宮無復禁礙舉其親元法僧爲徐州刺史法僧據州反叛靈太后數以爲言又深愧悔丞相高陽王雍雖位重於又而甚畏憚會太后與帝遊洛水遂幸雍第定圖又之計後雍從帝朝太后乃進言又父子權重太后曰然元郎若忠於朝廷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又聞之甚懼免官求解乃以又爲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又雖去兵權然總任內外不慮黜廢又有闈人張景嵩劉思逸屯弘昶伏景謀廢又嵩以帝嬪潘外憐有幸說云元又欲害之嬪泣訴於帝云又非直欲殺妾亦將害陛

下帝信之後又出宿遂解其侍中旦欲入宮門者不納尋除名初咸陽王禧以逆見誅其子樹梁封爲鄴王及法僧反叛後樹遺公卿百寮書暴又過惡言又本名夜又弟羅實名羅刹夜又羅刹此鬼食人非遇黑風事同飄墮呼鳴魏境離此二災惡木盜泉不息不飲勝名梟稱不入不爲況昆季此名表能噬物日露久矣始信斯言又爲遠近所惡如此其後靈太后顧謂侍臣曰劉騰元又昔邀朕索鐵券望得不死朕賴不與中書舍人韓子順對曰臣聞殺活豈計與否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靈太后憮然未幾有人告又及其弟爪謀反先遣其從弟洪業率六鎮降戶反定州又令勾魯陽諸蠻侵擾伊闕又兄弟爲內應起有日矣得其手書靈太后以妹婚故未忍便決羣臣固執不已明帝又以爲言太后乃從之於是又及弟爪並賜死於家太后猶以妹故復追贈尚書令

冀州刺史又子舒祕書郎又死後亡奔梁官至征北大將軍青冀
二州刺史

子善亦名善任少隨父至江南性好學通涉五經尤明左氏傳侯
景之亂善歸周武帝甚禮之以爲太子宮尹賜爵江陽縣公每執
經以授太子隋開皇初拜內史侍郎凡有敷奏詞氣抑揚觀者屬
目陳使袁雅來聘上令善就館受書雅出門不拜善論舊事有拜
之儀雅未能對遂拜成禮而去後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令
善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起
朕心賚絹一百匹衣一襲善之通博在何安之下然以風流醞藉
俯仰可觀音韻清朗由是爲後進所歸安每懷不平心欲屈善因
講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謂安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安然
之及就講肆安遂引古今滯義以難善多不能對二人由是有隙

善以高頰有宰相之具嘗言於上曰楊素龐疎蘇威怯慳元胄元
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頰上初然之及頰得罪上以
善言爲頰游說深責望之善憂懼先患消渴於是病頓而卒又弟
羅字仲綱雖父兄貴盛而虛已接物累遷青州刺史又當朝專政
羅望傾四海於時才名之士王元景邢子才李獎等咸爲其賓客
從遊青土罷州入爲宗正卿又死後羅通又妻時人穢之或云其
救命之計也孝武時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孝靜初
梁遣將圍逼羅以州降封南郡王及侯景自立以羅爲開府儀同
三司尚書令改封江陽王梁元帝滅景周文帝求羅遂得還除開
府儀同三司侍中少師襲爵江陽王舒子善任在後從南入關羅
乃以爵還善任改封羅爲固道郡公羅弟爽字景哲少而機警位
給事黃門侍郎金紫光祿大夫卒謚曰懿爽弟蠻仕齊歷位兼度

支尚書行潁州事坐不爲繼母服爲左丞所彈後除開府儀同三司齊天保十年大誅元氏昭帝元后蠻之女也爲苦請自市追免之賜姓步孤氏卒贈司空蠻弟爪字景邕位給事中與兄又同時誅繼弟羅侯遷洛之際以墳陵在北遂家於燕州之昌平郡內豐資產唯以意得爲適不入京師有賓客往來者必厚相禮遺豪據北方甚有聲稱以又執權尤不樂入仕就拜昌平太守

明元皇帝七男杜密皇后生太武皇帝大慕容夫人生樂平戾王丕安定殤王彌闕母氏慕容夫人生樂安宣王範尹夫人生永昌莊王健建寧王崇新興王俊二王並闕母氏

樂平王丕少有才幹泰常七年封拜車騎大將軍後督河西高平諸軍討南秦王楊難當軍至略陽禁令齊肅所過無私百姓爭致牛酒難當懼還仇池而諸將議曰若不誅豪帥軍還之後必聚而

爲寇又以大眾遠出不有所掠則無以充軍實賞將士將從之時中書侍郎高元參丕軍事諫曰今若誅之是傷其向化之心恐大軍一還爲亂必速丕以爲然於是緩懷初附秋毫無犯初馮弘之奔高麗太武詔遣送之高麗不遣太武怒將討之丕上疏以爲和龍新定宜復之使廣修農殖以饒軍實然後進圖可一舉而滅帝納之乃止後坐劉絜事以憂薨事在絜傳謚曰戾王子拔襲爵後坐事賜死國除丕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高允遂著筮論曰昔明元末起白臺其高二十餘丈樂平王嘗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王以問日者董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後事發王遂憂死而道秀棄市道秀若推六爻以對王曰易稱亢龍有悔窮高曰亢高而無人不爲善也夫如是則上寧於王下保於已福祿方至豈有禍哉今舍於本而求其末咎釁之至不亦宜乎

安定王彌泰常七年封薨謚曰殤王無子國除

安樂王範泰常七年封雅性沈厚太武以長安形勝之地乃拜範為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安鎮都大將範謙恭惠下推心撫納百姓稱之時秦土新離寇賊流亡者相繼請崇易簡之禮帝納之於是遂寬徭與人休息後劉絜之謀範聞而不告事發因疾暴薨長子良太武未有子嘗曰兄弟之子猶子親撫養之長而壯勇多知嘗參軍國大計文成時襲王拜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為內都大官薨謚曰簡王

永昌王健泰常七年封健姿貌魁壯所在征戰常有大功才藝比陳留桓王而智略過之從太武破赫連昌遂西略至木根山討和龍健別攻拔建德後平叛胡白龍餘黨于西海太武襲蠕蠕越涿邪山詔健殿後矢不虛發所中皆應弦而斃威震漠北尋從平涼

州健功居多又討破禿髮保周自殺傳首京師復降沮渠無疾薨謚曰莊王子仁襲仁亦驍勇有父風太武奇之後與濮陽王閭著文謀為不軌發覺賜死國除

建寧王崇泰常七年封文成時封崇子麗濟南王後與京兆王杜元寶謀逆父子並賜死

新興王俊泰常七年封少善騎射多藝坐法削爵為公俊好酒色多越法度又以母先遇罪死而已被貶削恒懷怨望頗有悖心後事發賜死國除

太武皇帝十一男賀皇后生景穆帝越椒房生晉王伏羅舒椒房生東平王翰弗椒房生臨淮王譚伏椒房生廣陽王建閭石昭儀生吳王余其小兒猫兒真彪頭龍頭並闕母氏皆早薨無傳

晉王伏羅真君三年封加車騎大將軍後督高平涼州諸軍討吐

谷渾慕利延軍至樂都謂諸將曰若從正道恐軍聲先振必當遠遁潛軍出其非意此鄧艾禽蜀之計也諸將咸難之伏羅曰夫將軍制勝萬里擇利專之可也遂間道行至大母橋慕利延衆驚奔白蘭慕利延子拾寅走阿曲降其一萬餘部落八年薨無子國除東平王翰真君三年封秦王拜侍中中軍大將軍參典都曹事忠貞雅正百寮憚之太傅高允以翰年少作諸侯箴以遺之翰覽之大悅後鎮枹罕羌戎敬服改封東平王太武崩諸大臣等議欲立翰而中常侍宗愛與翰不協矯太后令立南安王余遂殺翰子道符襲爵拜長安鎮都大將皇興元年謀反司馬段太陽斬之傳首京師

臨淮王譚真君三年封燕王拜侍中參都曹事後改封臨淮王薨謚宣王子提襲爲梁州刺史以貪縱削除加罰徙配北鎮久之提子員外郎頽免寇請解所居官代父邊戍孝文不許後詔提從駕南伐至洛陽參定遷都之議尋卒以預參遷都功追封長鄉縣侯宣武時贈雍州刺史謚曰懿提子昌字法顯好文學居父母喪哀號孺慕悲感行人宣武時復封臨淮王未拜而薨贈齊州刺史謚曰康王追改封濟南王子彧字文若紹封彧少有才學當時甚美侍中崔光見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少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尚書郎范陽盧思道謂吏部清河崔休曰三人才學雖並優美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皂白太多未若濟南風流寬雅時人爲之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南備員方彧姿制閑裕吐發流美琅邪王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心醉忘疲奏郊廟歌詞時稱其美除給事黃門侍郎彧本名亮字仕明時侍中穆紹與彧同署避紹父諱啟求

改名詔曰仕明風神運吐常自以比荀文若可名或以取定體相
倫之美或求復本封詔許復封臨淮寄食相州魏郡又長兼御史
中尉或以爲倫叙得之不謝領軍于忠忿言之朝廷曰臨淮雖復
風流可觀而無骨鯁之操中尉之任恐非所堪遂去威儀單車而
還朝流爲之歎息累遷侍中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兼尚書左僕射
攝選後以本官爲東道行臺會介朱榮入洛殺害元氏或撫膺慟
哭遂奔梁梁武遣其舍人陳建孫迎接并觀或爲人建孫稱或風
神閑儁梁武亦先聞名深相器待見或於樂遊園因設宴樂或聞
聲欷歔涕淚交下梁武爲之不樂自前後奔叛皆候旨稱魏爲僞
唯或表啟常云魏臨淮王梁武體或雅性不以爲責及知莊帝踐
祚或以母老請還辭旨懇切梁武惜其人才又難違其意遣其僕
射徐勉私勸或留或曰死猶願北況於生也梁武乃以禮遣或性

至孝自經違離不進酒肉憔悴容貌見者傷之歷位尚書令大司
馬兼錄尚書莊帝追崇武宣王爲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爲
文穆皇后將遷神主於太廟以孝文爲伯考或表諫以爲漢祖創
業香街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春陵之寢元帝之於光武
疏爲絕服猶尚身奉子道入繼太宗高祖之於聖躬親實猶子陛
下旣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斯乃上後叔祖
豈忘宗承考妣蓋以大義斯奪及金德將興宣王受寄景王意在
毀冕文王心規裂冠雖祭則魏主而權歸晉室昆之與季實傾曹
氏且子元宣王冢胤文王成其大業故晉武繼文祖武宣有伯考
之稱以今類古恐或非儔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勲格
宇宙猶曾奉贄稱臣穆后稟德元復將配享乾位此乃君臣並
筵嫂叔同室歷觀墳籍未有其事時莊帝意銳朝臣無敢言者唯

或與吏部尚書李神儁並有表聞詔報曰文穆皇帝勲格四表道邁百王是用考循舊範恭上尊號王表云漢太上於香街南頓於春陵漢高不因瓜瓞之緒光武又無世及之德皆身受符命不由父祖別廟異寢於理何差文穆皇帝天睠人宅曆數有歸朕忝承下武遂主神器既帝業有統漢氏非倫若以昔況今不當移寢則魏太祖晉景帝雖王跡已顯皆以人臣而終豈得與餘帝別廟有闕餘序漢郡國立廟者欲尊高祖之德使饗遍天下非關太廟神主獨在外祠薦漢宣之父亦非勲德所出雖不追尊不亦可乎伯考之名自是尊卑之稱何必準古而言非類也復云君臣同列嫂叔共室當以文穆皇帝昔遂臣道以此爲疑禮天子元子猶士禘祫豈不得同室乎且晉文景共爲一代議者云世限七主無定數昭穆旣同明有共室之理禮旣有耐嫂叔何嫌禮士祖禰一廟豈

無婦舅共室也若專以共室爲疑容可更議遷毀莊帝旣逼諸妹之請此詞意黃門侍郎常景中書侍郎邢子才所贊成也又追尊兄彭城王爲孝宣帝或又面諫曰陛下作而不法後世何觀歷尋書籍未有其事帝不從及神主入廟復敕百官悉陪從一依乘輿之式或上表以爲爰自中古迄於下葉崇尚君親褒明功懿乃有皇號終無帝名今若去帝直留皇名求之古義少有依準又不納尔朱榮死除或司徒公及尔朱兆率衆奄至出東掖門爲賊所獲見兆辭色不屈爲羣胡所歐薨孝武帝未贈大將軍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謚曰文穆或美風韻善進止衣冠之下雅有容則博覽羣書不爲章句所制文藻雖多亡失猶有傳於世者然居官不能清白所進舉止於親婭爲識者所譏無子弟孝友少有時譽襲爵淮陽王累遷滄州刺史爲政温和好行小惠不能清白而無所侵

犯百姓亦以此便之魏靜帝宴齊文襄於華林園孝友因醉自譽又云陛下許賜臣能帝笑曰朕嘗聞王自道清文襄曰臨淮王雅旨舍罪於是君臣俱笑而不罪孝友明於政理嘗奏表曰令制百家爲黨族二十家爲閭五家爲比隣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蠶食此之爲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雖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而況外州乎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爲於四閭閭二比計族省十二丁得十二匹貲絹略計見管之戶應二萬餘族一歲出貲絹二十四萬匹十五丁出一番兵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人之道也古諸侯娶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陰教聿修繼嗣有廣廣繼嗣孝也修陰教禮也而聖明

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爲常婦人多幸生逢今世舉朝略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設令人疆志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迥邈內外親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無準節父母嫁女則教之以妬姊妹逢迎必相勸以忌持制夫爲婦德以能妬爲女工自云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猶自一心以下何敢二意夫妬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興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一妾限以一同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妬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則自絕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臣之赤心義唯家國欲使吉凶無不合禮貴賤各有其宜省人帥以出兵丁立倉儲以豐穀食設賞格以禽姦盜行典令以

示朝章庶使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又冒申妻妾之數正欲使王侯將相功臣子弟苗胤滿朝傳祚無窮此臣之志也詔付有司議奏不同孝友又言今人生爲皂隸塋擬王侯存沒異途無復節制崇壯丘隴盛飾祭儀隣里相榮稱爲至孝又夫婦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之設甚於祭絜累魚成山山有林木林木之上鸞鳳斯存徒有煩勞終成委棄仰惟天意其或不然請自茲以後若婚塋過禮者以違旨論官司不加糾劾卽與同罪孝友在尹積年以法自守甚著聲稱然性無骨鯁善事權勢爲正直者所譏齊天保初準例降爵封臨淮縣公拜光祿大夫二年冬被詔入晉陽宮出與元暉業同被害昌弟孚字秀和少有令譽侍中游肇并州刺史高聰司徒崔光等見孚咸曰此子當準的人物恨吾徒衰暮不及見耳累遷兼尚書右丞靈太后臨朝

宦者干政孚乃總括古今名妃賢后凡爲四卷奏之遷左丞蠕蠕主阿那環旣得反國其人大饑相率入塞阿那環上表請臺振給詔孚爲北道行臺詣彼振恤孚陳便宜表曰皮服之人未嘗粒食宜從俗因利拯其所無昔漢建武中單于欵塞時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給之斯則前代和戎撫新柔遠之長策也乞以牝牛產羊餽其口食且畜牧繁息是其所便毛血之利惠兼衣食又尚書奏云如其仍任七州隨寬置之臣謂人情戀本寧肯徙內若依臣請給振雜畜愛本重鄉必還舊土如其不然禁留益損假令逼徙事非久計何者人面獸心去留難測旣易水草痾恙將多憂愁致困死亡必甚兼其餘類尚在沙磧脫出狂勃翻歸舊巢必殘掠邑里遺毒百姓亂而方塞未若杜其未萌又貿遷起於上古交易行於中世漢與胡通亦立關市今北人阻饑命

懸溝壑公給之外必求市易彼若願求宜見聽許又云營大者不計小名圖遠者弗拘近利雖戎狄衰盛歷代不同叛服之情略可論討周之北伐僅獲中規漢氏外攘裁收下策昔在代京恒爲重備將帥勞止甲士疲力計前世苦之力未能致今天祚大魏亂亡在彼朝廷垂天覆之恩廓大造之德鳩其散亡禮送令反宜因此時善思遠策竊以理雖萬變可以一觀來事雖懸易以往卜昔漢宣之世呼韓欵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令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斯皆守吉之元龜安邊之勝策計今朝廷成功不減曩時蠕蠕國弊亦同疇日宜準昔成謀略依舊事借其所閑地聽使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以見保衛馭以仁寬縻以久策使親不至矯詐疎不容叛反今北鎮諸將舊常云一人代外邏因令防

察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者也又云先人有奪人之心待降如受疆敵武非尋外亦以防內若從處分割配諸州鎮遼遠非轉輸可到悔叛之情變起難測又居人畜業布在原野戎夷性貪見則思盜防彼肅此少兵不堪渾流之際易相干犯驅之還本未必樂去配州內徙復不肯從旣其如此爲費必大朝廷不許乎持白武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間阿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意遂拘留乎載以韞車日給酪一升肉一段每集其衆坐乎東廂稱爲行臺甚加禮敬阿那瓌遂南過至舊京後遣乎等還因上表謝罪有司以乎事下廷尉丞高謙之云乎辱命處乎流罪後拜冀州刺史乎勸課農桑境內稱慈父隣州號曰神君先是州人張孟都張洪建馬潘崔獨憐張叔緒崔醜張天宜崔思哲等八人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號曰八王乎至皆請入城願致死效力後爲

葛榮所陷爲榮所執兄祐爲防城都督兄子禮爲錄事參軍榮欲先害子禮孚請先死以贖子禮叩頭流血榮乃捨之又大集將士議其死事孚兄弟各誣已引過爭相爲死又都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就法請活使君榮曰此魏之誠臣義士也凡同禁五百人皆得免榮卒還除冀州刺史元顥入洛授孚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孚封顥逆書送朝廷天子嘉之顥卒封孚萬年鄉男永安末樂器殘缺莊帝命孚監儀注孚上表曰昔太和中中書監高閭太樂令公孫崇修造金石數十年間乃奏成功時大集儒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劉芳請別營造久而方就復召公卿量校合否論者沸騰莫有適從登被旨敕並見施用往歲大軍入洛戎馬交馳所有樂器亡失垂盡臣至太樂署問太樂令張乾龜等云承前以來置宮懸四箱栒簾六架東北架編黃鍾之磬十四雖器名黃鍾而聲實夷則

考之音制不甚諧韻姑洗懸於東北太簇編於西北蕤賓列於西南並皆器象差位調律不和又有儀鍾十四簾懸梁首初不叩擊今便刪廢以從正則臣今據周禮鳧氏修廣之規磬氏倨句之法吹律求聲叩鍾求音損除繁雜討論實錄依十二月爲十二宮各準辰次當位懸設月聲旣備隨用擊奏則會還相爲宮之義又得律呂相生之體今量鍾磬之數各以十二架爲定奏可于時搢紳之士咸往觀聽靡不咨嗟歎服而反太傅錄尚書長孫承業妙解聲律特復稱善復從孝武帝入關除尚書左僕射扶風郡王尋監國史歷位司空兼尚書令太保時蠕蠕主與孚相識先請見孚然後遣女於是乃使孚行蠕蠕君臣見孚莫不懼悅奉皇后來婦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秃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坵坵餘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孚適入室見卽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

禮何爲竊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也因持酒婦周文撫手大笑後遇風患手足不隨口不能言乃左手畫地作字乞解所任三奏不許遷太傅薨帝親臨百官赴弔贈大司馬錄尚書事謚曰文簡子端嗣位大行臺尚書華州刺史性疎佷頗以基地驕物時論鄙之

廣陽王建真君三年封楚王後改封廣陽薨謚曰簡王子石侯襲薨謚曰哀王子遺興襲薨謚曰定王無子石侯弟嘉少沈敏喜愠不形於色兼有武略孝文初拜徐州刺史甚有威惠後封廣陽王以紹建後孝文南伐詔嘉斷均口嘉違失指授令賊得免帝怒責之曰叔祖定非世孫何太不上類也及將大漸遺詔以嘉爲尚書左僕射與咸陽王禧等輔政遷司州牧嘉表請於京四面築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發三正復丁以充茲役雖有暫勞奸

盜永止詔從之拜衛大將軍尚書令除儀同三司嘉好飲酒或沈醉在宣武前言笑自得無所顧忌帝尊年老常優容之與彭城北海高陽諸王每入宴集極歡彌夜數加賞賜帝亦時幸其第性好儀飾車服鮮華旣居儀同又任端首出入容衛道路榮之後遷司空轉司徒嘉好立功名有益公私多所敷奏帝雅委付之愛敬人物後來才俊未爲時知者侍坐之次轉加談引時人以此稱之薨遺命薄塋宣武悼惜之贈侍中太保謚曰懿烈嘉後妃宜都王穆壽孫女司空從妹也聰明婦人及爲嘉妃多所匡贊光益家道子深字智遠襲爵孝明初拜肆州刺史預行恩信胡人便之劫盜止息後爲恒州刺史在州多所受納政以賄成私家有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爲恒累遷殿中尚書未拜坐淫城陽王徽妃于氏爲徽表訟詔付丞相高陽王雍等宗室議決其罪以王還第及沃野

鎮人破六韓拔陵反叛臨淮王彧討之失利詔深爲北道大都督受尚書令李崇節度時東道都督崔暹敗於白道深等諸軍退還朔州深上書曰邊豎構逆以成紛梗其所由來非一朝也昔皇始以移防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不但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及太和在歷僕射李冲當官任事涼州土人悉免厮役豐沛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征鎮驅使爲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徃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爲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魑魅多復逃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游在外皆聽流兵捉之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爲匪人言者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出爲鎮將轉相摸習專事聚斂或有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指蹤邊弄官府政以

賄立莫能自改咸言姦吏爲此無不切齒增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時卽申聞求改鎮爲州將允其願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率下失和拔陵殺之爲逆命攻城掠地所見必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其崔暹隻輪不反臣崇與臣逡巡復路今者相與還次雲中馬首是瞻未便西邁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時不納其策東西部敕勒之叛朝議更思深言遣兼黃門侍郎酈道元爲大使欲復鎮爲州以順人望會六鎮盡叛不得施行深後上言今六鎮俱叛二部高車亦同惡黨以疲兵討之必不制敵請簡選兵或留守恒州要處更爲後圖及李崇徵還深專總戎政拔陵避蠕蠕南移度河先是別將李叔仁以

拔陵來逼請求迎援深赴之前後降附二十萬人深與行臺元纂表求恒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振賚息其亂心不從詔遣黃門侍郎楊置分散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爲乞活矣禍亂當由此作旣而鮮于修禮叛於定州杜洛周反於幽州其餘降戶猶在恒州遂欲推深爲主深乃上書還京師令左衛將軍楊津代深爲都督以深爲侍中右衛將軍定州刺史時中山太守趙叔隆別駕崔融討賊失利臺使劉審覈未訖會賊逼中山深乃令叔隆防境審馳驛還京云深擅相放縱城陽王徽與深有隙因此構之乃徵深爲吏部尚書兼中領軍及深至都明帝不欲使徽深相憾敕因宴會令相和解徽銜不已後河間王琛等爲鮮于修禮所敗乃除深儀同三司大都督章武王融爲左都督裴衍爲右都督並受深節度徽因奏靈太后構深曰廣陽以愛子握兵

在外不可測也乃敕章武王等潛相防備融遂以敕示深深懼事無大小不敢自決靈太后聞之乃使問深意狀乃具言曰往者元叉執權移天徙日而徽託附無翼而飛今大明反政任寄唯重以徽褊心銜臣切骨臣以疎滯遠離京輦被其構阻無所不爲然臣昔不在其後自此以來翻成陵谷徽遂一歲八遷位居宰相臣乃積年淹滯有功不錄自徽執政以來非但抑臣而已北征之勲皆被擁塞將士告捷終無片賞雖爲表請多不蒙遂前留元標據乎盛樂後被重圍析骸易子倒懸一隅嬰城二載賊散之後依階乞官徽乃盤退不允所請而徐州下邳戍主賈勲法僧叛後覲被圍逼固守之勲比之未重乃得立州卽授開國天下之事其流一也功同賞異不平謂何又驃騎李崇北征之日啟募八州之人聽用關西之格及臣在後依此科賞復言北道征者不得同於關西定

襄陵廟之至重平城守國之要鎮若計此而論功亦何負於秦楚
但以嫉臣之故便欲望風排抑然其當途以來何直退勳而已但
是隨臣征者卽便爲所嫉統軍袁叔和曾經省訴徽初言有理又
聞北征隸臣爲統應時變色復令臣兄子仲顯異端訟臣緝緝翩
翩謀相誹謗言臣惡者接以恩顏稱臣善者卽被嫌責甄琛曾理
臣屈乃視之若仇讎徐紇頗言臣短卽待之如親戚又驃騎長史
祖榮昔在軍中妄增首級矯亂戎行蠹害軍府獲罪有司避命山
澤直以謗臣之故徽乃還雪其罪臣府司馬劉敬比送降人旣到
定州翻然背叛賊如決河豈其能擁且以臣府參寮不免身首異
處徽旣怒遷捨其元惡及胥徒從臣行者莫不悚懼頃恒州之
乞臣爲刺史徽乃斐然言不可測及降戶結謀臣頻表啟徽乃因
執言此事及回定州遠彼姦惡又復論臣將有異志翻覆如此欲

相陷沒致令國朝遽賜遷代賊起之由誰使然也徽旣優幸任隆
一世慕勢之徒於臣何有是故餘人攝選車馬填門及臣居邊賓
遊罕至臣近比爲慮其爲梗是以孜孜乞赴京闕屬流人舉斧元
戎垂翅復從後命自安無所僂俛先驅不敢辭事及臣出都行塵
未滅已聞在後復生異議言臣將兒自隨證爲可疑之兆忽稱此
以構亂悠悠之人復傳音響言左軍臣融右軍臣衍皆受密敕伺
察臣事徽旣用心如此臣將何以自安竊以天步未夷國難猶梗
方伯之任於斯爲急徽昔臨藩乃有人譽及居端右無聞焉爾今
求出之爲州使得申其利用徽若外從所長臣無內慮之功脫蒙
公私幸甚深以兵士頻經退散人無鬪情連營轉柵日行十里行
達交津隔水而陣賊修禮常與葛榮謀後稍信朔州人毛普賢榮
常銜之普賢昔爲深統軍及在交津深傳人論之普賢乃有降意

又使錄事參軍元晏說賊程殺鬼果相猜貳葛榮遂殺普賢修禮而自立榮以新得大眾上下未安遂北度瀛州深便率眾北轉榮東攻章武王融戰敗於白牛還深遂退走趣定州聞刺史楊津疑其有異志乃止於州南佛寺停二日夜乃召都督毛謚等六七人臂肩爲約危難之際期相拯恤謚疑深意異乃密告津云深謀不軌津遣謚討深深走出謚叫譟追躡深與左右行至博陵郡界逢賊遊騎乃引詣葛榮賊徒見深頗有喜者榮新自立內惡之乃害深莊帝追復王爵贈司徒公謚曰忠武子湛字士淵少有風尚孝莊初襲封孝靜初累遷冀州刺史所在聚斂風政不立入爲侍中後行司州牧時齊神武作相以湛頗有器望啟超拜太尉公薨贈假黃鉞大司馬尚書令謚曰文獻初湛各位漸重留連聲色始以婢紫光遺尚書郎中宋遊道後乃私耽出爲冀州竊而攜去遊道

大致紛紜乃云紫光湛父所寵湛母遺已將致公文久乃停息論者兩非之湛弟瑾尚書祠部郎後謀殺齊文襄事泄合門伏法湛子法輪紫光所生也齊王矜湛覆滅乃啟原之復其爵土南安王余真君三年封吳王後改封南安王太武暴崩中常侍宗愛矯皇太后令迎立之然後發喪大赦改元爲永平余自以非次而立厚遺羣下取悅於衆爲長夜之飲聲樂不絕旬月之間帑藏空罄尤好弋獵出入無度邊方告難余不恤之百姓憤惋而余晏如也宗愛權恣日甚內外憚之余疑愛變謀奪其權愛因余祭廟夜殺余文盛葬以王禮謚曰隱論曰梟獍爲物天實生之觀夫元紹所懷蓋亦特鍾沴氣平陽以降並多天促英才武略未顯高年靖簡二王爲時稱首鑿既有聲渾亦見器霄繼荷遇太和之日各位豈妄及哉又階緣寵私遂亂

天下殺身全祀固為幸焉樂平樂安俱以將領自效竟以憂迫而
逝驗克終之為鮮莊王才力智謀一時之傑與夫建寧新興不同
日也太武之子秦晉才賢而翰之遇酷倚伏豈可量矣臨淮之後
或為盛德廣陽之世嘉實為美深之闕惡於元徽所謂盜憎之義
余之見殺不其晚歟

北史卷十六 列傳第四 終

藝文印

